

恨

海

中国古典名著
苹果手机电子书系列

恨海

(清)吴趼人 著

目 录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撙小极	(1)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蓦地散东西	(9)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	(17)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24)
第五回	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32)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39)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47)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撒娇娃	(55)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荡子	(62)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	
第十回	遁空门惘惘怅情天	(69)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撙小极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生，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他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的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我今叙这一段故事，虽未便先叙明是那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要知端详，且观正传。

却说光绪庚子那年，拳匪扰乱北方，后来闹到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内中单表一个人，姓

陈。名桀，表字戟临，广东南海人，两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学习，接了家眷来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蔼。在南横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顿。恰好他一位中表亲戚，从苏州原籍接了家眷来京，一时寻不着房子。戟临本来嫌房子太大，便分租两间与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亲戚姓王，名道，表字乐天。妻子蒋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乐天是个内阁中书，与陈戟临一般的都未曾补缺。京官清苦，长安居不易，戟临住了北院的五间房子，西院三间，王乐天住了，还有东院三间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钱，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赁的条子贴了出去。过了几时，便有一个人来问，要赁房子。戟临便招呼他看过，问起姓名。那人道：“姓张，名皋，字鹤亭，广东香山人。”戟临见是同乡，更是喜欢。议定了租金，鹤亭便择日搬了进来。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华。

这是辛卯、壬辰年间的事，说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院子，三家人家，四个小儿女，那时都在六、七岁上。王家本是陈家老亲，张家又是陈家同乡，同在一院里居住，内眷们来往，甚是亲密。四个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处顽。戟临请了一个蒙师，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王、张两家也把女儿送来附学。小孩子家，愈加亲密，大家相爱相让，甚是和气。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来鹤亭是一个商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字号，很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凡是到上海去时，便托戟临照应内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了五、六年，戟临已经补了营缮司实

缺，满、汉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个木厂监督的差使，光景较前略为好了。一日，李氏对戟临说道：“祥儿今年已是十三岁，瑞儿也十二岁了。他弟兄两个，近来很用心读书，我看将来也不输与老子。”戟临笑道：“奇了，怎么夫人平白地夸奖起儿子来？”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夸奖他们。可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好，心中便格外欢喜，欢喜了，便多方要代他们打算。”戟临道：“打算甚么呢？”李氏道：“打算同他们说定了亲事。”戟临道：“这个忙甚么，他们年纪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爷有所不知，我看见同院的两个女孩子，和我们祥儿、瑞儿，真是天生的两对，便想说定了。”戟临道：“同住在一个院里，怕他们跑了不成！过两年再说不迟。”李氏道：“不是怕他们跑了。我看得这一对女孩子实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说了去，岂不是当面错过？”戟临沉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近来我见他还学着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便好，也还算亏他的了。说话举止，也甚灵动。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并且鹤亭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脱略，那一副板板的习气，还不肯脱，他未见得便肯和我们官场中结亲。”李氏道：“我们且央媒人去求亲，肯不肯再说，此刻提也不曾提起，怎么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当下商议已定。

次日，戟临便央了两位媒人分头去说合。王乐天一口便答应了，把女儿娟娟许与仲蔼。张鹤亭听了，却与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这是儿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妇道人家商量？”鹤亭道：“不是这等说。我天天在外头，回家的时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见着，他们祥儿到底人品资质如何？虽然说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么，然而一举一动与及平日脾气，总可以看得出

点来。他们现在一处读书，可还和气？这也是要紧的。”白氏道：“祥儿的举动，倒比他兄弟活泼得多。常听说读书也是他聪明。至于和气不和气，这句话更可以不必说。此刻都是小孩子见识，懂得甚么？”鹤亭道：“这倒不然。彼此向来不相识的倒也罢了，此刻他们天天在一处的，倘使他们向来有点不睦，强他们做了夫妻，知道这一生一世怎样呢？”白氏道：“他们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一处顽笑，有甚么不睦？”鹤亭便不言语，到书房里看看众孩子的情形，见他们都伏在案上写字，和那教读先生谈了几句，便踱了出来，那里看得出个甚么道理。可有一层，陈戟临是个仕宦世家，教出来的孩子，规矩却是甚好。所以祥、瑞两个，虽然十一、二、三岁的孩子，那揖让应对，已同成人一般。这一着，鹤亭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回同白氏商量，一则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则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也是慎重他的终身大事之意。其实，他心中早有七分应允的了。当下回到东院，再与白氏商量，不如允了亲事。但是允了之后，必要另赁房子搬开，方才便当。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个话。夫妻们商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对媒人说知。媒人回了戟临的话，自是欢喜。张鹤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寻了一所房子，搬了过去。戟临便把东院收拾起来，做个书房。王乐天仗着是老亲，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没有搬开。一面择吉行文定礼，从此交换了八字婚帖。娟娟仍旧上学，同着读书。他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放了学时，常到李氏这边来顽。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欢喜他，抚摩顽弄，犹如自己女儿一般。鹤亭自从搬开之后，棣华便不读书，只跟着白氏学做女红，慢慢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丢荒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

忘了。

光阴荏苒，到了庚子那年，两对小儿女都长成了。棣华与伯和同庚，都是十八岁，棣华大了月分；仲藹十七岁，娟娟最小，也十五岁了。这年，陈戟临升了本司员外郎。这一年，正是拳匪闹事的时候。自上年，便有了风声，到了正、二月里，便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苏州人向来胆小，王乐天又是身体孱弱的，到了三月里，外面谣言四起，乐天便告了个假，带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苏州原籍去了。与戟临说定，等过两、三个月，没事，仍然带眷来京，万一有了事，这里总是容身不得，便在上海相会。戟临一一答应，送了一程，便自回去。此时仲藹、娟娟都已知识渐开，大家都有恋恋不舍之意。近来张鹤亭到上海去了，只丢下家眷在京。

自从乐天行后，那京官纷纷告假回籍的，络绎不绝，恼了政府，下了一个号令，不许告假。于是一众京官，稍有知识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几次到戟临处，商量出京南下，争奈此时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两个，不便远行，总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直挨到四月底边，忽接了鹤亭电报，说“此间消息不佳，倘料得乱事将起，即祈南下，并请挈带舍眷”云云。戟临此时也没了主意。外面谣言，一日数起，忽然说各国公使已经电调洋兵入京，准备开仗；忽然又说荣中堂已经调董福祥入京护卫；有人又说董福祥的兵净是拳匪；有个又说端王已经向公使馆下了战书，明天就要开战。此时京里的人，那一个不慌做一团。

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那拳匪在街上横冲直撞。戟临慌了，便请了白氏来，叫他收拾细软，带了女儿出来，自己

派了家人,和两个儿子,一同起身。白氏依言,即日收拾了行李,带了女儿棣华同来,当此乱离之际,也不及讲那未婚回避的仪文了。戟临吩咐两个儿子起行。仲蔼道:“父母都在这里,当此乱离之时,岂有两个儿子都走了之理?只等哥哥陪了张伯母出京,孩儿留在这里,侍奉父母。万一乱事起了,也同父母在一处避乱。”戟临道:“我是做官的人,不得不遵守命令,不能告假,你们何苦身处危地!莫若我在这里,你两个奉了母亲,和亲家母一同去罢。”李氏道:“老爷在这里,我们岂可以都走了?还是孩儿们同去的好。”仲蔼道:“母亲和哥哥同去罢,孩儿在这里侍奉父亲。”戟临道:“小孩懂得甚么,还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仲蔼道:“别的事不敢令父亲动怒,这件事任凭大人责罚,孩儿也不敢行。”戟临无奈,只得叫伯和一个,带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雇了两辆骡车动身,到了火车站上,要附坐火车到塘沽去。谁知到了车站时,站上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说是今天不开车了,因为怕洋兵进京,已经把铁路拆断了。伯和没法,只得和白氏商量,且坐了骡车过去,侥幸赶到丰台,可望有车。又和车夫商量,加了他车价,一路向丰台而去。那骡车又不敢在铁轨旁边行走,恐怕遇了火车,不及回避,只得绕着道儿走,走到太阳下山,将就在一家村店里住了。这家店,统共只有一间客房,房里又只有一张土炕。棣华此时,真是无可奈何,只得低垂粉颈,在一旁坐下。这家村店,却又不备饭的,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而胡乱买几个烧饼充饥。幸得没有第二伙人投宿。伯和同家人、车夫在堂屋里打盹。过了一夜,次日那车夫便不肯行。无奈又只得加他车价。伯和许了他,每天每辆给他七两银子,不问一天走多少路,走一天算一天。说明白了,方才

套车起行。走到丰台车站，只见站上烧的七零八落，车夫又不肯行，拌了多少嘴舌，方才前进。是日又赶不到黄村，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

伯和因为与棣华未曾结亲，处处回避，一连两夜，在外间打盹。北边村落房屋，外间是没有门的，因此着了凉，发起烧热来。这天就不能行动，只得在那村店里歇住。白氏甚为心疼，便叫到房里炕上睡下憩息。棣华只得在炕下一张破椅上背着身子坐下。幸得带着有广东的午时茶，白氏亲身和他热了一碗吃下去，到了下午才好些。那车夫又罗唆着说：“纵不起行，也要七两银子一天。”那李富又和他争论。伯和便道：“不要争了，依了他们罢。”那车夫听了，方才无话。是夜伯和就在房内歇了。好得北边土炕甚宽，只要房子有多大，那炕便有半个房子大，动辄可以睡得十多人。白氏把一张矮脚炕几摆在当中，让伯和睡在几那边，自己和女儿就睡了几这边。若在北方人，这等便是分别得很严的了。棣华何曾经过这种光景？又是对了一个未曾成婚的丈夫，那里肯睡？只是背灯低首，默默坐下。伯和白天里吃药取汗，睡了一大觉，此时反睡不着，躺在炕上。但见一灯荧然，棣华独坐，白氏在那边已睡着了。对此光景，未免有情，便轻轻的说道：“姊姊睡下罢！”看官，须知棣华比伯和大了两个月，从小在书房里便是姊弟相称的，所以此时伯和也照前称呼，叫一声：“姊姊。”切莫动了疑心，说广东人的夫妻是以姊弟相称的。闲话少提，且说棣华听了伯和这句话，低头不语。伯和又道：“有炕几隔开了，伯母又在那边，你看那纸窗都破了，虽是夏天，夜深了不免要有风的，不要受了凉！”棣华低着

头,半晌,慢吞吞的低声说道:“贤弟请将息罢,病才好呢!”伯和听说,一骨碌坐起来。不知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蓦地散东西

却说伯和一骨碌坐了起来，棣华暗吃一惊：他起来做甚么？他叫我睡虽是好意，却不要因我不睡，强来相干，那就不成话了。只听得他说道：“姊姊睡罢！不要熬坏了身子。明天还要动身呢。”棣华低声道：“贤弟请睡罢，病才好了，不要又着了凉。我困了，自然要睡的。”伯和也不答话，把夹被窝推过一边，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来，方才说道：“我仍旧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请安睡罢。”说罢，出去了。

棣华暗想：我们还是小时候同过顽笑，这会隔别五、六年不见了，难得他这等怜惜我，自己病还没有大好，倒说怕我熬坏，避了出去。他这个病，是为回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来的，今夜岂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白氏惊醒，问是甚么事。棣华低头不语。白氏笑道：“甚么事？叫醒我，又没有话说。”一面坐了起来，又问甚么事。棣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白氏甚是疑心，一回头，看见伯和不在炕上，便问那里去了。棣华向外间一指，眼边不觉一红。白氏正要下地，只见伯和走了进来，说道：“我在这里，姊姊总不肯睡，所以我仍回避出去。”白氏抢着道：“这又何必？现在我们逃难的时候，那里还论得许多规矩。贤侄快睡了；女儿快过来，靠我这边躺下。谁病了都不好呀！”伯和拿眼望着棣华，棣华只是低着头。

白氏道：“贤侄先睡下罢。我会叫他睡的。”伯和便上炕去睡了。白氏伸手把棣华拉到炕沿上道：“睡罢，不要累得人家不安。”棣华还只低着头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几次，方才盘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我若是不睡，便连母亲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这嫌疑之际，令人十分难过。倘是先成了亲再同走倒也罢了，此刻被礼法所限，连他的病体如何也不能亲口问一声，倒累他体贴我起来。我若是不睡，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番好意？又想到尚未成婚的夫妻，怎能同在一个炕上睡起来？想到这里，未免如芒在背，几次要坐起来，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强躺着。

一夜想这个，想那个，何尝睡得着。天才亮了，就坐起来，微舒俏眼，往伯和那边一望。只见他侧着身子睡了，把一床夹被窝翻在半边。暗想此刻天将黎明的时候，晓风最易侵入的，况且正对了那破纸窗，万一再病起来，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盖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亲，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凉情要动身的了，不多睡一会，怎禁得在车上劳顿？待要叫醒伯和时，又出口不得。思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轻轻下了地，悄悄的走过来，轻舒玉手，把夹被窝一拉，代他盖了。谁知白氏早已醒了，不过闭着眼睛养神，棣华代伯和盖被窝，恰遇了白氏双眼一睁，早看见了，便道：“你再代他掖好点呀！”这一句话不打紧，却羞的棣华满面通红，直透到耳根都热了，连忙退了几步，坐到椅子上。暗想若是成了礼的夫妻，任凭我怎样都不要紧，偏又是这样不上不下的，有许多嫌疑，真是令人难煞。索性各人自己投奔，两不相见，不过多一分惦记，倒也罢了。偏又现在对面，叫人处处要照应又不能照应，弄得

人不知怎样才好。想到这里，不知怎样一阵伤心，淌下泪来。

白氏坐起来，一眼瞥见，问道：“哭甚么？”棣华拭了眼泪，勉强应道：“没有哭”。白氏叹道：“我也知道你为难。但是你们非平常的可比，从小儿在一处的，姊姊弟弟相处惯了。今日在这乱离之际，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边。其实嫌疑两个字，也可以从权免了。我见王家娟娟和他们小瑞儿，是终日有说有笑的，虽然他们是老亲，究竟也是个未曾成礼的夫妻。娟娟何尝像你？我们早是搬开了，倘使当年不搬开，你便怎么过呢？”棣华听了，猛然想起，倘使当年不搬开了，一向不知是何景象。那时候年纪小，自然不懂得甚么嫌疑，直到今日，倒也相处惯了，犹如养媳妇一般，倒也罢了。偏是我处的这个地位难。

正在胡思乱想，伯和也翻身起来了，揉眼问道：“伯母姊姊好早，怎都起来了？”白氏道：“贤侄今日可痊愈了？”伯和道：“好了，今天可以动身了，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白氏道：“不知这里可打听得出？”伯和道：“这里的人糊涂得很，昨天我问他们，他们都是所问非所答，但知道大师兄杀毛子，又是甚么天兵天将的乱说一遍，没有一句听得的话。我们只索早点动身，到前面去再打听。”说罢出去，叫起李富，炖水洗脸。白氏母女也梳洗过了。伯和叫套车。忽然两个车夫之中，有一个说：“不去了！我不做这买卖了！我昨天晚上听得人说：‘毛子兵已经到了卫里，正和大师兄在那里开仗。’毛子用的是枪炮，大师兄用的是神兵神火。大师兄便不怕枪炮，咱们可不行，我不能为了嫌几两银子，去陪你们做炮灰。”那一个车夫还劝他说：“咱们都是大清朝人，大师兄‘扶清灭洋’，自然保护咱们，去走走怕甚么呢？”李富便说：“咱们不一定到天津，随便到了黄村

也罢，安定也罢，郎坊也罢，只要遇了火车，我们便上火车去了，怎见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炮灰呢？”那车夫道：“你还做梦呢！还有火车？你这一辈子莫想了！所有铁路，都被大师兄一把神火烧的化了水了。”伯和听得，便出来问：“怎么样了？”那车夫道：“不必问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买卖我不干了，算还了我车价，我回去了。”伯和问这一个车夫道：“你呢？”车夫道：“他不干由他不干去。只是你们四个人同坐了我的车，只有一个牲口，那里拉得动！早知道要长行，应该弄一辆双套车才是。”伯和道：“在这里再雇一辆车来，不知可有？”车夫道：“这小乡庄地方，那里去雇车？雇两匹牲口，倒或者可以有的。”伯和道：“那么你代我们去雇来！”车夫答应去了。那一个便嚷着要车价，伯和只得给了他，他便赶着空车去了。

不一会，那雇牲口的车夫回来了，说：“这里连个牲口都没有，有的都是人家自己养的，不肯受雇。”伯和道：“这就没法了，只好同坐了一个车的了。”车夫道：“不是我不肯，无奈牲口拉不动。”伯和道：“拉不动，走慢点就是了。并且我们跨车檐的，未尝不可以下来走走。”车夫道：“那么，要加我点价。”伯和道：“加你二两银子一天就是。”车夫笑道：“你老爷也太会打算了。两辆车都是七两银子一天，此刻那一辆辞了，只加我二两，老爷倒省下五两来。”伯和道：“你要多少呢？”车夫道：“把他辞了的都给了我，不公道么？”李富道：“岂有此理！咱们出了七两银子一天，只跨个车檐？”伯和道：“算了吧，就照给他罢了。这个离乱的时候，还讲甚么呢？”车夫答应了，便走了出去。要叫他搬行李时，却不知他那里去了。

伯和回到房内，悄悄对白氏道：“我方才站在院子里，和车

夫说话，看见门外逃难的车，比前两天更多了，外面的光景益发乱了。我们把紧要的东西，悄悄的分缠在身上罢！”白氏听了此言，不觉慌了道：“外面怎样了？”棣华道：“母亲且莫问，这个是好主意，缠在身上，总比放在箱子里稳当些。白氏连忙取出钥匙，开了小皮箱，取出首饰匣，把两对珠花拆散了，与几件金首饰，母女两个，分缠在身上。棣华看匣里还有十两金叶，取了出来，对白氏道：“这件怎样？”白氏道：“这个交给贤侄罢！”伯和正在那里开了自己箱子取银子，多了不好带，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够用，十分踌躇，听得白氏此言，回头一看，棣华便把金叶递给伯和。伯和接在手里，把二、三十两散碎银子缠在身上，又在身上解下一件东西来，递给白氏道：“这是家传的一件顽意儿，家母给了我，此刻身上有了累赘东西，带他不便，请伯母代我收了罢。”白氏接过来。棣华俏眼看去，是一个白玉双喜牌。白氏便要放在箱子里。棣华道：“这东西放在箱子里不稳当，还是带在身上罢！”白氏便递给棣华。棣华重新把身上东西解下，把双喜牌放在一起，再缠上去。伯和又取了几十两银子交给李富，叫他缠上。又取出这几天的车价来，锁了箱子。把十两金叶，分做两处，解开腿带，把他束在腿上，然后叫车夫，谁知那车夫还没有回来，只得等他。

等了好一会，方才来了。李富帮着搬行李上车。白氏母女，互相挽扶，出了店门上车。伯和给了店钱，又叫车夫进来，交给他车价，说明：“连今天的十四两也在内了。你且带在身边，我恐怕路上有失，丢了箱子，没得给你，累你白忙了几天。”车夫欢喜，接在手里道：“果然今天逃难的人更多了！我问问他们，也有前天出京的，也有昨天才出京的。他们都逃到这儿了，可

见得事情是急了。”一面说着，放下马鞭子，把银子放在肚兜子里，一同出了店门。伯和同李富一边一个，跨上了车檐。车夫说道：“好！碰咱个运气去！运气坏的，做了炮灰；运气来了，多挣几两银子。”说着，把马鞭一挥，滴溜滴溜的滚着舌头，那骡子便发脚行动去了。伯和在车檐上看时，却多了一匹骡子，便问车夫道：“你那牲口往那里弄来的？”车夫道：“是我设法去赁来的，也化了五钱银子一天的赁价呢。不然，一匹牲口，究竟怕他累慌了。”伯和道：“那么你头一次说去赁来骑的，怎么又说没有？”车夫道：“赁来拉车，我是仍要回来的，可以还他。若是骑了去，他们那边又没有下站接应，你们不还他，他向谁要呢？”家人道：“咱们赁来骑了，总是和你在一起的，难道你到了天津，不能带他们带回来么？”车夫道：“头回可是没想到这一着。”李富冷笑道：“怎么叫没想着，不过咱们骑了牲口，你不能要咱们双倍车价罢了。”车夫不做理会，只是赶着车走。

伯和在车上，留心看那往来的车马，十分拥挤，暗想此时由京出来的，自是避乱，还有望这条路上来的，难道反投到乱地里去么？怎得一个熟人问问便好？怎奈来来往往的，留心看了半天，总没有一个熟人，因问车夫道：“他们那个往这条道上来的，是甚么意思？”车夫道：“谁知道呢？此刻四起都是谣言，城里往卫里跑，卫里又往城里跑；其实那里都不得太平。有一天认真的大师兄和毛子开了仗，他们的输赢咱们不管，只别糟蹋咱们旁边人就好了。”一面说着话，到了中午时候，便在一家村店门首停住打尖。那店里黑压压的人已坐满了，白氏母女便不下车。伯和到店里胡乱吃些东西，买了两张烙饼，一盘子摊黄菜，泡了一壶开水，叫李富送到车上去，给白氏母女充饥。车

夫先解下牲口去喂了，自己却要了一壶酒，拿烙饼卷了摊黄菜，吃着过酒。伯和先吃完了，站在店门口等车夫。

此时门外停的车益发多了。本来是一条官道，很阔大的，闹了个肩摩毂击，挤拥不开。伯和正望着时，一辆车子到了门首停下，车上下来了三个老者，也来打尖。店里面坐不下了，就在门外的一张破桌子上坐下。伯和看那三个人，像是个做买卖的样子，因走近一步，问道：“请问三位，可是从卫里来？可是往城里去？”内中一个老者道：“我们虽是从卫里来，却不往城里去，是往保安州避乱的。”伯和道：“卫里此刻不知可还太平？”老者道：“不必提起，已经闹的不成样子了！昨天洋人拨了几百名洋兵，到京里保护使馆。火车已停班不开了。洋人要借火车进京，铁路会办唐观察不肯借，同他争了几句，洋人便拿起洋枪来要打，唐观察没了法，只得借给他。闻得沿路铁轨，多有损坏的，不知他们也可曾到京？”伯和道：“我们出京多日了，车子不能按站走，老盼不到卫里。”老者道：“阁下想是要到南边的，到了卫里，赶着要走，我看不到几天，那里就要大乱的了。最好是望天津到塘沽的铁路未断，先到了塘沽去，更放心些。”伯和道：“那一班大师兄，究竟是甚么意思？”老者摇头道：“这是一班小孩子瞎闹，怕不闹个大乱子出来？可怜天津卫里从明朝至今，未曾遭个兵劫，这一回只怕不免的了！”说话间，车夫吃过了酒，套了车，要起身。伯和别过老者，跨上车檐，动身而行。这一天赶的快，已经过了郎坊。伯和因为吃了东西，饱了，跨在车檐上颠的不舒服，便下来同家人两个徒步而行。

行不到三里路，忽然一堆人卷地而来，也不知为数多少，没命狂奔，口中乱嚷：“不好了！毛子来了！”伯和被众人推的非

但不能前进,而且要返身跟着他们向来路返走了,急的没了主意,那脚步又不能做主。后面来的人过于汹涌,任凭怎样支持,总是立脚不住,随着众人返走了十多里路,又不是原路。那车子也不见了,李富也失散了。不知失散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

却说伯和被这一群人卷地而来的冲散了，既不见了车辆，又不见了李富，又不知端的为了甚么事这般慌张，问问那逃走的人，也都莫明其妙，只不过看见人走也走就是了。乱走了一阵，慢慢的散开了。伯和循着旧路，要寻那车辆。及至寻至原处，天已黑了，过往的车，影儿也没了，大约这个时候都投了店了，只得在就近村店里去打听，又都没有，十分心急。时候又夜了，没奈何，只得也投了客店，胡乱过了一夜。

到了次日，天色黎明便起来，到各处去寻访，问了几家村店，都回说不知。暗想莫非已经往前面去了，只得望南缓步行去，心中十分张皇，不知怎样才好，总不得一个主意。甚至连那李富都杳无下落。身边束了几十两银子，到了此时，转嫌累赘沉重，行走不便。心神无主的顺步乱行，遇见有村落的地方便去访问，总是毫无信息。行行去去，走到一个所在，远远的望见有一所高大房子，留心走近去看时，房子那边停着一串火车，那车头上还在那里冒烟，心中暗暗欢喜：莫非他们已经上了火车了？急急的望前而行，打从一片田上要越过去。正在低头之际，忽听得迎头一声叱喝，抬头看时，远远的站着一个人，手执洋枪，许多洋人在铁路上作工。原来这里是落堡车站，洋人借了火车，运兵进京，走到此处，铁轨被拳匪弄坏了一段，洋兵在那里收拾。伯和不知就里，前去观看，顺便要探访白氏母女

消息，却被这个守路洋兵喝住。伯和不免一呆，便立住了脚。洋兵见他立定，便拿枪对着他要打，吓得伯和翻身就走。那洋兵从后追来，伯和舍命狂奔，方才得脱。心中愈觉凄惶，正不知白氏、棣华是否被洋兵杀害。投到一家店里打尖，顺便访问消息。

此时已经过午，不是打尖时候，故店中人甚少。伯和便向店小二访问，小二顺口答道：“今天晌午时候，是有一辆车，坐了两个娘儿们，到这里打尖来，说是要赶到卫里的。”伯和信以为真，因又问道：“我是昨天走散了的，此刻要雇一辆车到卫里去，不知可有雇处？”小二道：“这里小地方，没有车子。就有一、两家车店，这两天来往的人多，早就雇空了。老爷要雇，还得赶上半站，到了杨村，凭你要雇车子也有，牲口也有。”伯和听了，吃过了两张烙饼，即便起身。走到晚上，不得到杨村，便在一个小村落觅了一家野店，歇了一宿。次日早起，赶到了杨村，已是中午时候。打过了尖，便雇一匹驴子骑上，加上一鞭，赶到西沽时，日已平西。早有车店接应，下了驴，歇了一宿。

次日清早，便步过了虹桥，雇了一辆东洋车，飞奔紫竹林而来，径到佛照楼问信。这一家佛照楼客栈，是广东人所开，十分宽大。凡是富商显宦，路过天津，都向那里投止。广东人自不消说，除了他家，再也不向别家歇宿的了。所以伯和一到，便来打听。入了栈门，向账房中询问，如此这般的两个女眷，可曾到此。那掌柜的便在客簿里一查，说“没有。”伯和心中不觉顿时失望，如堕五里雾中。只因他信了那店小二的话，以为他所说的一定是白氏、棣华了，依他所说，自然早已到了天津。于是一心一意，以为到了此地，准定可以相见的了。谁知那小二是随嘴乱话的，这一个却信以为真，到底望了一个空，不觉垂头

丧气，只得又到紫竹林一带小客栈去打听，那里有个影子，只得自己仍到佛照楼投宿。他心中打算：这佛照楼是广东人麇聚之所，我先住在那里，或者他们后到，也可在那里相见。谁知佛照楼掌柜的，见他没有行李，不肯收留。伯和只得把如何出京，如何散失的话说了出来。提及了张鹤亭，那掌柜的和他相识，方才留了。伯和取出银子，草草的置备了铺盖，从此就在佛照楼住下，天天盼望踪迹。凡遇了门前车马之声，便跑出来张望，望见入门的人，不是白氏母女，又复嗒然若丧，他便这等盼望。谁知白氏母女并未曾到天津来。

那天在路上，遇了那一群人冲将过来时，冲得车横马乱，甚至有车翻马倒的。白氏母女所坐的车虽未翻倒，怎奈那车夫赁来的那匹骡子，性子极其倔强。北边的双套车，不像上海的洋式双马车样子，只有一匹牲口套在车辕之内，另外一匹是用一根长绳，一头拴在车上，一头拴在牲口身上的，两匹牲口，一前一后。那车夫自然把自己的牲口套在辕内，那赁来的用长绳拴了在前头走。一群人冲来时，把那骡子冲横了，本来向南走的，此时骡头却向了西，骡子的倔强性便发作了，向西飞跑，车子也跟着他转了向，这一匹牲口，也被他带的不得不跟着飞跑了。车夫在车檐上，颠得跌了下来，及至爬起来追时，那里追得及，只跟在后面没命狂追，嘴里不住声的叫：“喝！喝！喝！”原来北方的牲口，是懂得听号令的，平常赶车，只要车夫叫一声：“喝！”他便站住了不动。此时他跑的性起，自然任凭你叫一千声也没用的了。

白氏母女，起先望见拥来了许多人，已是吓的魂不附体，及至那骡子性发飞跑，把车夫掀翻在地，更是吓上加吓。那路

又不平，车子格外颠簸得厉害。白氏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州，一阵晕了过去。棣华急得双手抱住，在车内大叫：“救命！”那骡子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路，将近一个村落，才被一个乡人拦住，一手执住了辔头，车才停了。骡子还把双足向后乱踢。棣华还在车内连哭带喊的叫母亲醒来。歇了半晌，那车夫方才气喘吁吁的赶到，向那乡人道谢。棣华一手搂着白氏，一手掀起车帘，向车夫道：“你快到那里讨点开水来！这里人也吓晕了，快灌救要紧！”车夫道：“这个地方，那里去取水呢？”那乡人听了便道：“怎么，吓坏了人么？快快把车拉过村口来，我给你们开水！”说着飞奔先去了。车夫拉了牲口，慢慢的向村庄上去。村庄上的人，知道有人在车上吓坏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跑出来围着车子观看，问长问短。此时白氏眼皮掣动，似有醒意。恰好那乡人拿了开水来，棣华道了谢，接过来，慢慢灌了下去。白氏一口气回了过来，微微睁开眼睛，说道：“吓煞我也！”车外的人都道：“好了，好了，回过来了！”棣华寻思，此时母亲病了，不便走路，因问：“这里是甚么地名？有店没有？天已不早了，有店，我们先下了店罢。”那乡人道：“我们这里有名的乡庄，叫做‘八百户’，往西再走，便是‘九百户’。‘六百户’却在南道上。‘七百户’在北道上。这里并不是通衢大道，要下大客店可没有。若是肯下小店，只我便是开店的。”棣华道：“就小店也不妨。”乡人听说，便把车拉到庄内，到了店门首歇下。棣华扶母亲下了车。乡人帮着车夫，把行李取了下来，送到房里。

白氏觉得身体酥软，头重脚轻，心神飘荡，气息微弱。棣华扶到炕沿坐下，忙忙开了铺盖，伏侍睡下。白氏道：“好女儿，你憩憩罢，辛苦了。你吓着了没有？”棣华道：“女儿不吓，母亲放

心。”白氏道：“伯和贤侄呢？”棣华本来先受了那一群人冲来的吓，又受了骡子溜缰的吓，末后更见母亲晕绝了，这一吓更非同小可，那一寸芳心，容纳了这许多惊吓的事，早把伯和吓得忘记了，此时被白氏一提，不觉失声说道：“嗟呀！”说声未绝，把脸一红，又咽住了。白氏忙问道：“怎么了？”棣华低声说道：“没有来。”白氏此时忘了自己身体酥软了，连忙坐起来道：“想是冲散了，这还了得，还不快着人去寻来！”棣华道：“母亲才吓坏了，自己将息着保重点罢！他——”说到这里，便顿时顿住了口，两颊绯红起来。白氏一叠连声叫家人李富。棣华道：“李富也没有看见，想是冲散了。我们车子打横的时候，还看见他在旁边。想必他也见我们，不定会寻来的。”白氏道：“丢了他们可不得了，快去寻来！”便叫车夫去寻。车夫道：“来了那一大堆子人，把他们一卷，都卷的往北去了。这里走到原路上，有三十多里，再往北去，又不知在那里，怎样寻得来？天又快黑下来了。”棣华想了一想道：“我给你五钱银子做跑腿钱，寻了出来，再重赏你。”说罢，在衣袋里取出一块五钱重的碎银出来，放在桌上。车夫拿在手里，颠了一颠，道：“既如此，我便去寻来。”说罢去了。

白氏仍旧躺下。棣华心中七上八下，想着伯和到底不知怎样了。他若是看见我们的车子，自然该会寻来，但不知被那些人挤得他到那里去了。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向来不曾历过艰险，这一番不知吓的怎么样了？病才好了的人，不要再吓出一场病来。忽又想起他病才好了，自然没有气力，倘使被人挤倒了，岂不要踏成肉酱？想到这里，不觉柔肠寸断，那泪珠儿滚滚的滴下来，又恐怕被母亲看见，侧转身坐了，暗暗流泪。忽然又

怪他为甚么不跨在车檐上，便可以同在一起了。虽那车夫亦跌了下来，但跌虽跌了，可就知道跟寻了，不见那车夫到底追了上来么？又想：这都是我自己不好，处处避着嫌疑，不肯和他说话。他是一个能体谅人的，见我避嫌，自然不肯来亲近。我若肯和他说话，他自然也乐得和我说话，就没有事了。伯和弟弟呀，这是我害了你了！倘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生是好？这会你倘回来了，我再也不敢避甚么嫌疑了，左右我已经凭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与你的了。

正在胡思乱想，那店家到门口来，问道：“太太们做夜饭不做？”棣华回身看看白氏，却睡着了。因对店家说道：“你们做好了，多少拿点进来罢。”店家道：“我们这里是不做客饭的，要做时，请小姐拿钱去买面。”棣华取了七、八十文铜钱给他，回身看看白氏时，虽是睡着，却身上烧的火炭一般，两颊绯红，不觉慌张起来，抖了一床夹被窝，轻轻同他盖上，自家守在旁边。天色已黑将下来，店家送进一盏马口铁的洋灯，放在桌上自去。棣华又想起天色已黑了，他此时不知被挤在那里，今天晚上，又不知睡在那里，身边的金银，不要失落了才好，倘是失落了，便不好了。忽又想起，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不要反为了那些金银闹出乱子来，此刻正在乱离之际，这件事第一耽心。想到这里，不觉一阵阵的汗流浹背。忽听得白氏大叫一声：“贤侄快救我！”叫声未绝，便是惊醒了。棣华俯身问道：“母亲怎样了？”白氏张眼道：“甚么时候了？”棣华道：“才断黑不久。”白氏道：“我身上可是发热？”棣华道：“烧得很呢。母亲可要喝茶？”白氏道：“给我一口罢！”棣华忙取出茶叶，放在壶里，走到房门口，问店家要开水。店家道：“水还没开呢，等一会儿罢。饭，做饼还是

做汤？”棣华回头问白氏。白氏道：“我不吃了，你爱吃甚么，叫他们做甚么。”棣华便对店家说道：“不吃了，留着明天做罢。”店家接了茶壶。棣华仍到炕沿上坐下问道：“母亲方才做梦来？”白氏道：“你怎么知道？”棣华道：“母亲自己叫出来的。”白氏道：“叫甚么？”棣华道：“叫……叫叫……‘贤侄救我’，把母亲自己叫醒了。”白氏道：“怎么真个叫起来？我梦见白天里那许多人，又拥到这里来了，看见伯和贤侄也在人丛中。忽然一个人，拿起大刀杀进门来了，向我乱砍，我便叫起来，这一叫，就醒了。”说话间，店家送进茶来。棣华斟了一杯，递给白氏。白氏喝了，说道：“我又是头痛，又是头重，怎生是好？”棣华道：“母亲将息点罢，不要劳神了。”白氏道：“方才你背着我流泪，我也在那里伤心。伯和虽是我的女婿，却是人家的儿子，倘是失散了，不到几天还得相见便好，倘或有甚么长短，将来怎生对亲家？”棣华听了，触起心事，止不住一阵珠泪，又扑簌簌的洒将下来。白氏道：“我儿快不要伤心，你要这样，我更难过了。”正说话间，外面忽然闯了一人进来。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却说白氏母女，正在彼此互相慰藉，忽然闯了一个人进来，抬头看时，正是那车夫。白氏忙问道：“找着了没有？”那车夫满脸酒气，手里拿着一根旱烟管，熏得满屋子的大蒜臭，大着舌头说道：“那里都找到了。今儿那一闹，走散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各处车店里去问，都说是来找人的，也不知有多少起，谁有空儿去问他姓甚么叫甚么。把我的腿也跑折了，也问不出个影子来。”棣华便道：“你去歇歇罢！”那车夫便出去了。棣华对白氏道：“母亲，这件事却怎生是好？我们且不要虑日后的事，就是眼前，没个男人，我们在路上也不得方便，况且母亲身上又不好。”白氏道：“此时我也没了主意了，只觉得头晕头痛，心里乱跳，身上又烧得滚烫。你叫他们弄点午时茶我吃罢！”棣华答应着，取出午时茶来，走到房门口要叫店家，谁知都睡了，叫了几声，不见答应，取出表来一看，才得九点钟。要自己出去弄时，那房门以外是漆黑的。正在那里呆想主意，白氏道：“他们睡了，便由他去罢！”棣华道：“他们睡了，待女儿去弄来。”白氏此时觉得十分辛苦，也急于望好了好动身，便由他去弄了。

棣华取了一根纸捻儿，点了个火，出到外间，四面一照，只见墙上挂着一盏马口铁洋油灯，便先把他点着了。四面一看，只见西面靠墙摆着一张方桌子，桌上横七竖八的摆了许多筷子、碗、盏之类。东面墙脚下打了一口土灶，树叶、树枝、高粱秆

子铺满一地。灶上安放着一口铁锅，旁边放着一个沙罐。拿过来一看，是空的，却没有盖，又没有水。吹着了纸捻，到院子里一照，并没有甚么，只有两匹牲口拴在那里。回到后院一看，有一口小缸，用一顶戴残的草帽盖住，揭开一看，喜得是半缸水。便进去在桌上取一个碗出来。先洗干净了，取了一碗水，舀在沙罐里。又没有小炉子，寻了许久，在树叶堆里寻了出来。这沙罐没盖，便拿一个碗来盖了。抓一把树枝、树叶，生起火来。不一会，水开了，揭去碗一看，是碧清的，才想起未放午时茶下去，忙到房里取出来，放下去，煎了一会，约莫好了，舀了一碗出来，把炉子里火弄熄了，壁上的灯也灭了，拿到房里去，白氏却又睡着了，便轻轻推了一下道：“母亲！吃茶罢！”白氏梦中大惊而醒，问道：“做甚么？”棣华道：“母亲休惊，女儿在这里。”白氏道：“我睡着了，就是梦魂颠倒，甚是害怕。”棣华道：“这是母亲受了惊之故，静养点就好了。午时茶煎好了，可要吃一口？”说罢，递了过去。白氏坐起来，吃了几口，重又睡下。棣华取过夹被窝代盖了，守坐在旁边。白氏昏昏沉沉，又复朦胧睡去。棣华此时，一灯相对，又复万念交萦。想起伯和此时，到底不知在那里？身子究竟平安否？恨不能够即刻有个人代他通一个信。又悔恨错出了京，倘使同在京里，到了事急时，还可以相依，或不至散失。又想起父亲在上海，那里知道我母女困在此处。那一寸芳心，便似辘轳般转。又念倘得伯和平安无事，到了上海，他自然会寻着父亲。那时父亲知道我们相失，又不知怎样着急了。咳！但愿他平安到了上海，就是父亲着急几天也罢了，好在我们也总有到上海的日子，我们到了，父亲自然不着急了。或者我们到了天津，先发个电报到上海，父亲自然放心了。忽

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只消到了天津，打电报去问父亲，便知道了。想到此处，巴不得当夜就到了天津。可奈母亲病了，明天料来不能上路，不知几时才好？若得早到一天，岂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么？忽又想起伯和纵使到上海，则我们此时赶到天津去，他也不过在轮船上，未必就到，纵发电去问，亦是枉然。想到这里，不觉自己啐了自己一口，心中又忽然一阵糊涂起来，甚么都不想，只看着那似豆的残灯，在那里出神。

忽听得白氏从睡梦中哼起来，忙俯身在额上摸了一下，却出了一额的汗，忙取过手巾拭去。白氏醒了，又哼个不住道：“女儿！我此刻格外辛苦了，头晕的就同没了主一般，只觉得身子是飘飘荡荡的，又头重的抬不起来，如何是好？”棣华道：“母亲身上可有汗？”白氏道：“通身是汗了。”棣华又伸手到身上，都代拭干了。说也奇怪，汗虽出了许多，他那烧热仍旧未退，只觉得烧得比先前厉害。棣华益发慌了。白氏又要午时茶喝。棣华道：“只怕吃不得了，出了这许多汗，甚么风邪都该散了，为甚还不退烧呢，想来是不对症的了。”白氏便不言语。棣华盘膝在旁边守着，愈觉得凄凉。忽听得窗外一阵狂风过处，洒下雨来，打得纸窗淅沥，愈觉得愁肠百转，度夜如年。白氏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身上的汗，出个不止。醒一回，棣华伏侍揩拭一回，直到天色黎明，还没有睡。白氏的病，更觉得重了，哼声不止。棣华暗想：母亲病势如此，眼见得不能起身的了。这辆车子，要十四两银子一天，如何用得起？好在他昨天已经把车价开发了，不如且打发他走了罢。三、两天母亲病好了，再作打算便了。想定主意。天明之后，便对那车夫说：“你且回去，我们此刻暂时不能动身了。”那车夫道：“说过到天津的，怎么半道

上好回了我。”棣华道：“人病了，不能动身，知道病到几时？你这十四两银子一天的车价，我们出不起。”车夫道：“今天就走，只要一天半就可以到天津了。你们回我的，这一天半的价总要给我。”棣华暗想：这个人籍端撒赖，真是可恶。又见那店家及几个不相识的人都站在门口观看，想给他几两银子原不要紧，但是钱财露眼，须防歹人起心，因撒了一个谎道：“给你原不要紧，但是我们带的银两汇单，一切都在陈少爷身上，他走散了，叫我拿甚么给你？倘使不是走散了，有银子在身边，也不回你了。”车夫沉吟半晌道：“车价没了，茶酒钱总要给我两个。”棣华取了一块碎银约有二、三钱重的给了他。车夫接过来，便自己套着空车去了。

棣华便问店家：“这里可有好大夫？”店家道：“大夫便没有，有一个药铺里的掌柜，他会治病，不消诊脉，只要把病情告诉了他，抓几样药来，吃了就好。”棣华道：“不知靠得住靠不住？”店家道：“那里靠不住可以代人家治病的？我们这里八百户的人，那个生病不是请他治的？”棣华便把母亲受吓、得病、头晕、发烧，吃了午时茶，出了汗，烧不肯退，病又加重的话，对店家说了，叫他去抓药。又恐怕他忘了，又取出笔砚来，逐一写了出来。因为十三岁上便荒了读书，此时提起笔来，十分勉强，慢慢的写完了，自己又信不过有写白字没有，怕弄成笑话。因为病情要紧，只得老着脸，交给店家拿去。那乡庄人家，看见姑娘们会写字，便十分希奇，传将出去。那店家的内眷，本来看着他母女两人，不过是个过客，住一宿就走的罢了，所以没甚招呼，及至闻得棣华会写字，便走来招呼夸奖，称奇道怪，说：“像我们乡庄儿上，爷儿们也没几个认识字的呢。”又问：“太太病

的怎样了？阿弥陀佛，怪可怜的！太太们金枝玉叶，平常轻易不出门，碰了这种事，自然会吓唬出病来了。”棣华本来为人极是和融，便也同他对答，倒可以籍他解闷，免了许多胡思乱想。

谈了一会，店家抓了药回来，道：“忘了带钱去，是赊着的。”棣华问：“是多少钱？”店家道：“五百钱。”棣华打开药包一看，内中有一样硃茯神，一样硃麦冬，是认得的，其余便不大认得出来，因说道：“这里的药很贵，这样便值到五百钱？”店家笑道：“小姐是从京城里来的，不知道咱们这乡庄上的规矩。咱们这里一吊钱，只有一百四十个大钱，五百钱，只有七十文。”棣华这才明白了，便数了七十钱还他，自己要去煎药。那店家内眷，忙叫店家来代煎，自己要 and 棣华谈天。棣华只得称呼他嫂嫂。他道：“这个称呼不敢当。我的小名叫五姐儿，邻居朋友个个都是那么叫我，小姐也叫我五姐儿罢。”棣华笑了一笑，问他姓氏。五姐儿道：“我们当家的姓张，叫五哥儿，我娘家姓李，自小到这边来做童养媳妇，所以就那么哥儿、姐儿的叫惯了。”棣华听了暗想：看他们虽是乡庄人家，倒是从小童养过来，夫妻相守着，永不分离的，多少快活。我与他若是向不相识的倒也罢了，偏又是从小同居、同砚过的，叫人回想起小时候的友爱情形，便要时时挂念着。此刻又是同行，承他多般体贴，正是令人感激得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偏又分散了，令人好不挂念。想到此处，不觉出了神。那五姐儿还有一大串说话，他竟自没有听见。

两人又谈了许久，只见五哥儿送了一碗药进来。棣华伏侍母亲吃了，仍旧睡下。五姐儿又问棣华：“吃甚么饭？”棣华道：“其实吃不下，不吃也罢了。”五姐儿道：“昨儿晚上听说就没

吃，今天再不吃不饿坏了么？待我清清的做一碗片儿汤来小姐吃罢。太太病人，不能吃饭，咱们家有小米，我去做一碗小米粥来。”说罢去了。一会儿果然端了一碗片儿汤来。棣华道谢，五姐儿放下自去。棣华走过桌子边坐下，拿筷子调着，只见那面色黑得不像个样子，只呷一口汤。五姐儿又端了一个碗进来道：“小姐胃口不好，加上点忌讳罢！”棣华道：“费心得很，其实我真是吃不下。”接过来，顺手加上一点，又呷了一口汤，勉强吃了两片，便不吃了。再一会儿，五姐儿拿了小米粥进来，见白氏正昏昏沉沉的睡着，便轻轻说道：“烫着呢，由他凉凉也好。”棣华点点头。五姐儿看见片儿汤还没动，便道：“小姐怎么认真一点也不吃？别饿坏了。”棣华道：“吃不下，怎么办呢！”五姐儿拿了出去，又盛了一碗小米粥进来道：“小姐吃不下，吃点粥罢。”棣华其实肚子里是饿了，不过心烦意乱，胃口不开，吃不下去。今见五姐儿那般殷勤，便勉强拿来吃。这小米里面，又是许多细砂子，嚼在牙上，格吱格吱的好不难过，只得呷到嘴里，便直咽下去。

恰好吃完了，白氏醒了。棣华便端过粥去，伏侍母亲吃粥，吃了一碗。五姐儿问：“可还要添？”白氏道：“多谢，费心得很！不要了。”五姐儿收了出去。白氏道：“睡的骨头生疼的，扶我坐起来罢。”棣华扶白氏坐起，又取过伯和的铺盖来，放在一边，叫白氏靠着。因为拿动了这个铺盖，又触起了心事，一阵心酸，又复流泪。白氏看见，明知女儿心事，然而自己也正在为了这个烦恼，没有说话好解劝他。棣华忽然想了一个主意，便对白氏道：“母亲，他——”说到这里，又顿住了。白氏道：“我的好女儿，你有话说罢。我和你母女至亲，又没有外人，甚么话不好说

呢？”棣华道：“我想昨天散失之后，他一定也找我们。何不写几个字，说明我们在这里等他，拿到外面去贴起来，他见了，自然会寻来。”白氏道：“好主意，你便快写起来罢。还得要多写几张，凡是往来大路，及车店、客店门口，都贴起来才好。”棣华忙取出笔墨笺纸来，在桌子上去写。写着：“陈伯和鉴：有人在八百户——”写到这里，便顿住了。出去找五姐儿问道：“你们这个店可有个店名？”五姐儿道：“我们这个店，还是五哥儿太公手里开开来的，叫做张家店，邻近各处乡庄都有名气的，小姐问他做甚么？”棣华道：“我不过这么问一声儿。”说罢，回到房里，在笺纸上接写着：“张家店守候，望速来！切盼！”总共二十个字。自己看了一看，虽然写不端正，去还认得是个字，便一张一张写来，写了二十多张。五姐儿走进来看见了，便问道：“写许多字儿做甚么？”棣华道：“要烦你们五哥儿，代我拿到我们昨天失散的地方张贴起来，好叫失散的人看见了，寻了来。”五姐儿道：“正是，我还没有动问，你们失散的是那一位？”棣华见问，红了脸，答不出来。白氏在炕上，连忙代答道：“是一个亲戚，同伴出京的。”五姐儿便叫了五哥儿来，教他去贴。棣华又切切叮嘱，叫他贴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及车店客店门口。五哥儿答应去了。

此时已是下午申牌时分，五哥儿直去到傍晚时候，还没有回来。忽然门外来了一伙人，有五、六个之多，要来投宿。五姐儿招呼了进来。棣华道：“这却怎么？我们怎好和他们同在一起？”五姐儿道：“不要紧，小姐们搬到我屋里去。”说罢，便代把铺盖行李搬到对过一间来。棣华扶了白氏过去。五姐儿便招呼那伙客到客房里。棣华扶白氏上炕坐下。这边炕上，多了一

张炕几，地下却没有桌子，只有两把竹椅，墙上贴了许多五彩画张，画的都是一出戏，如“四郎探母”、“卖胭脂”之类。忽然看见旁边贴了一张字纸，仔细一看，不禁为之愕然。要知这张字纸是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且说棣华扶了母亲过来，伏侍坐下。忽见墙上贴的五彩画张旁边，贴了一张字条儿，正是自己写母亲病情的那张纸条。不觉暗暗称奇，不知贴在这里是何用意？白氏坐了一会，五姐儿掌上灯来。棣华问道：“我们住在这里，你们又到那里去睡呢？”五姐儿道：“不要紧，我在这里陪着，让五哥儿到客房里睡去。”棣华道：“那客人肯么？”五姐儿道：“小姐不知这乡庄儿上的规矩，那边客房里，常时一睡十七、八个人，都挤在一个炕上。还有人过多的时候，这屋里也住客，我就到后面搭个板铺儿，五哥儿还不是混在客人一起么？这是常惯的事，小姐只管放心。”此时白氏坐得乏了，仍复睡下。五姐儿到外面烧水，招呼那伙客人洗面、洗脚，又代客人做饭。一会儿，又送了两碗小米粥进来，一小碟子咸菜。棣华见他这般殷勤，心中倒觉得不安，伏侍母亲吃了一碗，自己也勉强吃了。五哥儿回来了，说：“字帖儿都贴好了。今天外头，好不热闹！来了多少义和团，都说是赶到卫里杀毛子的。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到这会回来。”棣华听了，又是耽心，只因听了义和团的话，不知伯和怎样？倘使遇见了，不知可碍事。

再过一会儿，人静了，白氏对棣华道“今天吃的药，倒有点意思，此刻好多了，头晕也轻了，那觉着轻飘飘的也没了，只是头痛发烧，依然不好。明日再去抓一服来吃，只怕就可以望好

了。”棣华听母亲说好点了，自是放心。因为昨夜通宵不寐，觉得倦了，便在白氏身旁睡下，一心一意去想念伯和，不知他今夜又宿在那里？这等乱离之际，不知可曾遇了强暴，又不知可曾安抵天津？……那心中忽喜忽悲，说不尽的心事。正欲朦胧睡去，只见五姐儿说道：“恭喜小姐，你家陈少爷来了！”棣华听说，连忙起来问：“在那里？”五姐儿道：“在外面，就来了。我同小姐去看来。”棣华便起身同五姐儿走到门外一望，原来是一条康庄大道，那逃难的车马络绎不绝，那里有个伯和在内？正自仔细辨认时，五姐儿指着前面道：“小姐，你看，那边不是陈少爷么？”棣华顺着所指处望去，果然见伯和跨了一辆车檐，笑容可掬的过来。暗想：车里面还有甚人，他还是跨着车檐呢。回眼一看，那赶车的正是出京所用，今天早起回了他的那个车夫，不觉暗暗欢喜道：“原来是他代我们寻着的。”因便高声叫：“伯和贤弟！”叫了两声，那辆车子从自己身边经过，伯和却只做听不见，车夫赶着牲口，径投南道上去了。棣华不觉十分悲苦，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不肯和他说话，因此恼了我了。又不好意思过于呼唤，拿着手帕在那里拭泪。忽听得旁边有人说道：“好忍心！姊姊一向不理我！”回头看时，不见了五姐儿，却是伯和站在那里，不觉转悲为喜。正欲说话，那过往的车子内，忽有一匹牲口走近自己身边嘶叫起来，不觉吓了一跳。猛回来看时，只见眼前漆黑，不见了伯和，那牲口还在那里嘶叫。宁神一想，原来还睡在炕上，炕几上的灯已经灭了，那伙客人骑来的驴子拴在院子里，在那里嘶叫，才知是做梦。

回想梦中光景，伯和何故不理我？大约是我日间苦思所致。猛可想起梦中见了车夫代伯和赶车，又想起打发那车夫时

曾说及所有银子汇单都在伯和身上，不要那车夫记在心里，出去遇见，图害了他。此刻乱离的时候，有甚王法？果然如此，可是我害了他了。我想念他，梦见他，自是常事，何以又看见那车夫呢？愈想愈像真的，不觉如身负芒刺，万箭攒心，一阵阵的冷汗出个不住，不由得呜呜咽咽的哭起来。暗想他若是因此丧生，我便是相从地下，也无面目相见，叫我如何是好？愈想愈伤心，愈伤心愈哭，把白氏哭醒了，问道：“女儿何事痛哭？”棣华答不出来，仍是抽咽不止。白氏叹口气道：“我儿，不要伤心了！万事皆前定，但愿吉人天相，女婿平安，便是两家洪福。”说到这里，顿住了不说。棣华听了，更是伤心，几乎要放声大哭，白氏也忍不住呜咽起来。棣华见母亲哭了，便连忙忍住道：“母亲正怕睡的骨头又要疼了，女儿起来捶捶罢。”白氏道：“不疼，不要捶，你睡罢！”棣华道：“女儿左右睡不着。”说罢，便坐起来，黑摸着，代母亲捶腿。白氏道：“此刻甚么时候了？”棣华道：“方才听见远远的打四更，这乡庄儿上的更次，不见得准，灭了灯，又看不见表，也不知是甚么时候。”捶了一会，白氏又睡着了。棣华兀自暗暗垂泪，恐惊醒母亲，不敢呜咽，伏在炕几上，听着村鸡乱唱，不久就是天明。

五姐儿睡在炕几那边，一觉睡醒，见棣华呆呆坐着，便道：“小姐起来得好早。”棣华道：“睡不着，半夜里就起来了。”五姐儿翻身起来，对棣华定睛一看道：“小姐，你哭甚么来？眼睛都红肿了！”棣华道：“不曾哭甚么。”五姐儿叹口气道：“出门人自然是苦的。”说罢，下炕，张罗弄水洗脸。是日，又叫五哥儿去撮了药，白氏吃了。

做书的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白氏在此养病，一住就是十

天，那病却是不好不坏的，只管在那里发热发烧。棣华是念夫愁母，寸心无有宁时，自不必说。过到第十天上午，忽然一个人走进来问：“张家店是这里么？”五哥儿答应道：“是。”那人道：“可有一位张太太和一位小姐住在这里？”棣华听见，连忙问：“是谁？”一面走出房门，往外一看，却是李富，走前两步，请了个安。棣华这一喜，喜的说不出来，就如见了亲人一般，也自忘了甚么是个嫌疑，忙问道：“少爷呢？可和你一同来？身子可好？”李富道：“小的也因不见少爷……”棣华听了，如冷水浇背一般，顿时便丢去了一天欢喜，又担上了一担忧愁，便退了入房。李富走到房门口，给白氏请了个安，说道：“自从那天失散之后，小的寻不见车子，又不见了少爷，思量总是往卫里去了，便雇了一匹牲口，要至卫里。走着走着，走到铁路旁边，看见好些洋兵，不知在那里做甚么。小的只看了一看，那洋兵便对着小的打了一枪，在肩膀上擦过，连忙跑了回来，下在店里养伤，今天才好了。听外面风声紧的了不得，天天往卫里去的义和团也不知多少。要出来打听，在店门口，看见一张条子，写的是有人在这里等少爷，料是亲家太太在这里，因此寻到这里，果然得见。此刻外面乱的不得了，多少人从卫里往这边跑，卫里是去不得的了。小的打听来，此刻只有山东地面太平，亲家太太，赶紧动身才好。这个地方，只怕也不得安静！”五哥儿在旁边说道：“不错，我们相近的七百户、九百户，都请了大师兄来，设坛学拳。我们这里，也不过这一两天，就有大师兄来了。”棣华听了，又是悲苦，又是害怕。白氏道：“少爷到底那里去了，可打听得出来？”李富道：“料来总是到卫里去了，但得到了卫里，此时早到了上海了，亲家太太早点动身要紧！”棣华道：“此刻太太

病着，怎么好动身？”李富道：“不知亲家太太是甚么病？从水路动身不要紧，此时也只有水路太平些，若再走旱路，再像前回那样子一来，就不好了。”白氏道：“如此，你便去雇船罢。我头回吓怕了，再禁不起了，还是早点走罢。”棣华哭着对母亲道：“他还没来，我们走甚么？”白氏强慰道：“他已经到了天津，自然就到上海去了，我们等在这里做甚么？并且我还有个主意在此，这里五姐儿夫妻都是好人，我们只要重托他，如果女婿到了，告诉他我们往山东去了，叫他也跟去。我们到了山东，也照样写着字帖儿，贴在通衢大路，他自会寻来。”棣华道：“山东地方大得很，我们到那里呢？”李富接口道：“此刻逃难的人都说德州便太平，我们就到德州罢。”五姐儿道：“这就可以办得到了，倘有人来问信，我便指引他去便是。”棣华道：“母亲也要告诉他那模样儿，不要错指引了别人。”白氏心急，一面叫李富先去雇船，一面告诉五姐儿伯和的面貌。五哥儿告诉李富说：“这里没有船叫，往东南走三十里，清宫庄东面，才是运河，才有船可叫。”李富听了，便到外面，赁了一匹快骡子，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去了。

这里白氏便叫棣华收拾行李。棣华虽然记念伯和，也恐怕母亲再受惊吓，禁当不起，只得含悲茹痛，检点起来。五姐儿也在旁边帮着收拾。棣华因为五姐儿百般殷勤，此时临别，倒有点恋恋不舍之意。收拾好了，又叫五哥儿去多抓几服药，预备母亲在路上吃。开发店钱，也不和他细算了，取出一锭五两重的银子，算了店钱。五哥儿夫妇千恩万谢，欢喜无量。棣华又念五姐儿连日伏侍勤劳，在小指上褪下一个小小的金戒指来，给他道：“辛苦了你几天，留下这个给你做个纪念罢。”五姐

儿吓得连忙万福道：“小姐这是那儿说起！我今生受了，来世再报小姐的大恩！”棣华道：“这是我酬谢你的意思！不算甚么，何必说报？”五姐儿吐出舌头道：“小姐，你便说不算甚么，这个金器，我们乡庄儿上人家，前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呢！”棣华道：“这里可有车雇？回来我们上船，还要坐了车去呢。”五姐儿道：“车是没得雇的，本庄刘太公家自己有着了一辆车子，我叫五哥儿去借来用用，可以使得。”五哥儿在外答应道：“可以使得，我就去借来，回来我自己赶车，便送太太们下船。”棣华道：“这更好了，费心得很。”

商量停当，吃过饭后，申牌时分，李富和一个船户，都骑着骡子来了。李富说道：“船价贵得很，大点的船，动不动要二百多两银子才肯到德州。小的雇的是一只小船，没有中舱的，只有内外两舱，也要一百两银子。小的大胆，雇定了，人少，这只船也够了。”白氏道：“只要坐得下就是了，此刻是逃命的时候，还讲究甚么？”李富便和船户搬取行李到车上去。棣华别过五姐儿，扶了白氏上车，然后自己上去。五姐儿送到车边，代下了车帘。那船户把骑来的骡子，拴在车上，做了个双套车。李富自去把骡子还了主人，然后同船户跨上车檐。五哥儿赶着牲口便走。看看走到日落崦嵫，才到了清宫。船户还了赁来的骡子，赶到岸边时，已断黑了。船上人打了灯笼，先接应了白氏母女上船，然后搬取行李。棣华又拣了一块碎银子，谢了五哥儿。五哥儿不肯接受。棣华道：“你今夜断不能回去，在这里住店，也要使用，拿去罢。”五哥儿方才接了，拜谢而去。白氏母女住了内舱，李富住了外舱，他的行李，当日失散时，本在车上，此刻便取了出去。船户来一开舱板，把两口小皮箱放在舱下，铺平

了，竟是一个平舱。棣华恐怕母亲睡的骨头酸疼，开铺盖时，便把自己的一床褥加铺了上去，意思要就同睡在一个铺上。白氏看见，便道：“也好，我垫厚些，你便可以用了那一副。”说时指着伯和的铺盖。棣华把脸一红道：“我就同母亲一铺罢。”白氏道：“这又何苦，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挤在一处做甚么？”说罢，拉过铺盖去解。棣华道：“既然母亲怕热，又这么吩咐，我就用了他罢。”接过铺盖开了，铺好，又把自己的一床夹被窝支起来做了帘子，隔断外舱。是夜，棣华用了伯和被褥，不觉情极成痴，默念虽未成礼，今日奉了母命，先用了他的衾枕，或者他日同衾之兆，也未可知。这一点痴念萦在心上，不知不觉，把一切愁苦，都暂时丢开，只打算将来成礼之后，如何恩爱，如何相敬。想起他在村店时，那般体贴，又是彼此同遭过这场患难，将来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温存。想到得意之处，转觉得心痒难挠起来，遂不觉酣然睡去。不知何日始达德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却说棣华在张家店里一住十天，既忧虑母亲之病，又不知伯和的生死存亡，更兼那店房又矮又小，郁着一屋子的闷气。有时到院子里走走，又是满院子的骡马粪臭，夜静时，直熏到屋里来。加之心中悲苦，何曾得一夜安眠？今夜到了船上，这船虽小，却靠在河边，气息为之一清。他又展开了伯和衾枕，陡生痴想，心中为之一畅，所以就酣然睡去，连梦也没有一个，直到天色平明方醒。坐了起来，看看母亲，还自睡着。水面上早起有点微凉，盘膝坐着，把夹被窝盖着，在那里顽弄出神。默念昨夜那一番痴想，不知能如愿以偿否？倘能发愿，我今日便多受些苦，也是情愿的。只是苦了他，不知失落到何处，我这里想念他，他的想念我，只怕还要厉害。已经到了荆天棘地之中，再受那相思之苦，不要把他身子磨坏了？忽又想起小时候，读过《孟子》，有几句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今年才十八岁，便遭了这流离之苦，将来前程万里，正未可知，说不得夫荣妻贵，我倒仗了他的福了。想到这里，又复十分自慰，抚摩着那衾枕，聊当相见。呆坐着出了一会神，白氏也醒了，棣华便问：“母亲今天可好点？”白氏道：“不过如此，船开了没有？”棣华道：“还没有开呢。”掀开帘子一看，李富也起来了，看见棣华便道：“请小姐打发点银子，买点粮食，好开船。”棣华听了，取出一块银子，约有

二两重，交给李富。李富叫船户秤过，嘱其到岸上买点米面腌菜之类。一会儿买了回来，便开船。

走了一天，到了一个所在，只见帆樯林立，好不热闹，船便泊定了。棣华问李富：“这是甚么地方？”李富也不知道，转问船户。船户道：“清宫庄下船的地方是个支河，这里才是大路，有名的叫做西大湾子，前面便是卫里。”棣华吃惊道：“我们为的是卫里不太平，才要到德州去，为甚倒走到这里来？”船户笑道：“总要越过这里，转向南路，到了静海，才是往德州的大道。你看这里所靠的多少船，都是避乱的，这里离洋场很远，是不要紧的地方。你们看这些船，在这里也不知靠了多少日子，不肯开行，不过暂时避在这里，总望没事，他们便仍旧上岸，不远去了。”棣华听了，方才明白。是夜，就在西大湾子停泊过宿。次日起身开行。谁知这里停泊的船，盈千累万，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过去。船户百般为难，在众船缝里钻行。从日出时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这还是幸得船小，才有缝可钻，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难移的了。到了半夜，恰值潮水涨了，船户又起来觅缝钻行，只走了半里多路，又复被大船挡住，只得泊了。如此一连三天，不得过去。

忽然这一天，远远望见浓烟蔽天，半日不熄，外面各船户，互相大惊小怪的传说义和团放火烧天津城里大教堂。白氏听了，又是惊慌。棣华连忙过来搂住了，说道：“母亲不要害怕。这是岸上的事，我们这里离得远着呢。况且又在水里，是没事的。”口中是如此劝慰，心里是惦记着伯和：此刻不知可在天津，倘在那里，便不好了。怎能想个法子，知道他的下落，才可以放心呢？到了夜来，望见那浓烟的所在，便变了一片火光。左

右邻船，都在那里喧呼议论，都是南边人声口居多。纷扰到半夜，方才略静。到了第四日，又忙了一日。船户道：“好了！看过去，前面只有百十来条船，明日怕可以出去了。今天晚上，是四更天的潮，我们赶四更再走罢。”棣华在舱内听得，略略放心。只是念着伯和，未免暗暗落泪。

吃过晚饭，正在倚枕歇息，忽然一阵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吃了一大惊，推开篷窗观望，又被旁边一号大船挡住，看不见甚么。白氏已吓得打颤。棣华道：“母亲休惊，女儿问来。”掀起窗子问李富。李富却往船头去了，叫了几声，都不听见。便对白氏道：“母亲不必惊怕，没有甚事，待女儿出去看来。”白氏道：“你小心点儿。”棣华道：“女儿知道。”说罢，鞠躬出到船头。李富看见，连忙站过半边道：“小姐小心！”棣华出到船头，站起来抬头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远远的起了六、七个火头，照得满天通红，直逼到船上的人脸上也有了火光影子。人声嘈杂之中，还隐隐听得远远哭喊之声，不由得心头小鹿乱撞，忙问李富：“是那里走水？”李富道：“还不得确消息。听说是七、八处教堂同时起火，都是义和团干的事。”棣华再抬头望时，只见岸上树林中的鸦鹊之类，都被火光惊起，满天飞舞，火光之中，历历可数。天上月亮，映的也变了殷红之色。心中不住的吃吓，忙忙退入内舱，脸上不敢现出惊惶之色。白氏问：“到底是甚么事？”棣华道：“又是岸上失火，那些人便大惊小怪起来，没有甚么事，母亲只管放心。”说罢，便坐近白氏身边，轻抒玉腕，代为捶腿，心中只念着伯和：如果他还在天津，此时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不知可脱得了这个难？万分悲苦，却又诉不出来；对着母亲，又不敢哭，那眼泪只得向肚子里滚。外面那些人，一阵阵

的怪声乱叫。白氏道：“明日再走不出去，我便吓死在这里了。我那虚飘飘的病，服了药，本来好了，此刻可又发作了。”棣华道：“母亲但请宽心。据船户说，明天准可以出去了。”白氏道：“果能如此，我就有了命了。”此时白氏的烧热病又重起来，昏昏沉沉的睡去，只撇下棣华一个，独自伤心。

到了四更时分，众船户果然起来，设法把船移动，辛苦到天亮，果然离开了大队船只。众人满心欢喜，撑篙打桨的走到薄暮时，到了静海。谁知这里避难的船，比西大湾子更多，一望无际，都是帆樯，仍旧在船缝里钻过去。争奈此处河道甚窄，竟有终日不能移动一步的时候。无论白氏母女心急如焚，便是几个船户，都说晦气。从静海走到独流，本来只有一天的路程，这回却走了一个多月。只见岸上的义和团，成群结队，裹红巾，束红带，持刀弄棒的，互相往来，也不知他做些甚么。从离了独流，才能畅行。然而遇了码头，仍有许多避难船只，不过不像那么拥挤罢了。从此按站前进，不日到了德州城外，只见旌旗招展，刀剑如林，正不知为着甚事。泊定了码头，不敢就登岸。李富和一个船户上岸去打听，一会儿回来，那船户慌忙开了船，往下站而走。棣华问道：“这不是德州了么？为甚还走？”李富道：“方才打听得京城已被洋兵打破了，天津也失了。此刻各省督抚都兴兵勤王。这岸上是山东抚台袁大人的勤王兵，方才到此，正要封船，由水路进京。所以船户忙忙开了，是恐怕被官封了船，白当苦差。”棣华道：“他便如此，我们为甚要多走一程？你可去问问他们，怎么说法？”李富听说，便从船舷上，往后艄问船户去了。

白氏道：“我有一句话和你商量：我们自从离了静海之后，

一路上还算平安，只是我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了，药是早吃完了。我此刻思家甚切，与其在这里耽搁住，不如和船户商量，就叫他直到清江浦，我们由镇江附轮船回上海罢。”棣华道：“母亲不说，女儿也想过来，这个本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在八百户约下人家德州相会的怎样了？”白氏道：“这个呢，怪不得你老记着不肯忘，便是我也时常记在心上。但我想他又不是个呆子，那有尽着耽搁之理，此刻早到了上海了。不信我们到了上海时，包管他已住在我们家里了。”棣华低头一想道：“万一他寻这里来，我们走了岂不误事？不如仍回到码头上，仍旧写几个字帖儿，在码头上要路贴下，说明我们已经南下，就是他到了，也可以知道。”白氏道：“这个主意也好。”母女商量停当，恰好李富问了船户，从后艄出来回话，说：“船户的意思，再往下走一站，请太太们在下一站登岸，小的和他争论不得。”棣华道：“现在我们打算径往清江浦，你再问他要加多少钱，并且要回船停泊一会儿，我们要到岸上贴两张字帖儿。”李富又到后艄去说了半晌，出来回说：“径到清江浦，他只要加五十两船钱，大约他们也情愿到南边避几时的意思。小的同他说明白了，此刻已经转舵回船了。”棣华听说，便在网篮里取出纸笔，伏在舱上，写字帖儿。等到船拢了岸，搭好了跳板，棣华已写好了十几张。李富领了，到岸上去贴，心中暗想：我们从卫里动身，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此地，少爷就是来，也不知何时方到。这里是个热闹城市，不比乡庄儿上，贴不上几天，便被人家的招帖盖住了，有何用处？但是小姐要如此办，不敢有违，上去粘贴了，便自回船。

船户接着，忙忙的就抽跳板，起锚开行。忽听得岸上一阵

排抢乱鸣，白氏又吓得魂不附体。棣华生平不曾听过这等声音，也吓得芳心乱跳，看见母亲吃吓，只得硬着胆子，强来安慰。白氏已是一阵阵要发昏迷。棣华十分慌乱着急，搂住叫唤，又百般安慰说：“方才枪响，是官兵打拳匪，已把拳匪打跑了，母亲放心！”安慰了许久，方才略定。棣华问李富：“前路可有大村镇？先靠定船，要请大夫看病。”李富转问船户，船户道：“这里下去六十里，四柳树地方，是个大镇市，我们尽今天赶到罢。”是日果然赶到了四柳树，无奈天色已晚，只得等到次日清晨，李富上岸请了一位医生，下船看病。在外舱隔着帘子，诊了脉，掀开帘子，望了颜色，看过舌头，说是猝受大惊，神魂离舍，暑邪乘之所致，此病已被耽误了，此时颇觉棘手。定了一个安魂定魄祛邪清暑的方，交他在路上可以服五帖，自去了。李富到岸上，撮了五帖药回来。一面煎药，一面开船，兼程进发。是日赶到了马甲营。这药连服了几天，不见起色。李富也甚为耽心，便对棣华说道：“小的看亲家太太的病不比平常，在船上不是调养的地方，这大夫的药又不见功。若说到一站请一位大夫，尽着换人诊看，也不是治病的方法。前面到济宁州，不过还有两天路程，那边地方，甚是热闹，在山东地面，也算是一个大码头。在小的意思，不如到那里上岸，请医调治，一面写信到上海去，或者请亲家老爷来，也好得个主意。”棣华一心虽怕伯和跟踪南下，然而母亲的病更是要紧，遂依了李富之言。等到了济宁，便开了船钱，舍舟登陆，觅了客店居住。住了一天，店家见有个病人，十分沉重，便要下逐客令。此时现银已经用尽，只得叫李富拿些金珠之类去质卖了。觅了一处房子，置备了一切动用家具，请医调治。一面打电报给他父亲张鹤亭，又详详细

细写了一封信寄去。从此白氏母女，便在济宁耽搁住了。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伯和自从到了紫竹林，住在佛照楼，过了十来天，外边的风声更加紧急，所有南省之人，都纷纷附了轮船南下。只有伯和，一心要等白氏母女，不肯动身。这一天，佛照楼掌柜也要歇业避乱了，伯和只得收拾，出了佛照楼，到相近的一家四合客栈里住下。又过了两天，喧传义和团定了日期来攻紫竹林，四合找也要歇业了。伯和暗想：拳匪恨的是洋人，我只要离了此地，到内地里去，或者可以无事。但是到了内地，他们来了，从何处找我呢？不如径到西沽大车店里住下，他们来时，必要经过，可以相见。定了主意，就收拾过行李。此时东洋车，拳匪不准到内地，只得套了骡车，径到西沽来，下在店里。在路上，只见那些拳匪，成群结队的横行，幸得此时尚未劫掠。在西沽住了一天，便遇了烧教堂的事。此时的拳匪愈来愈多，本地的土著也起而相应，无间日夜，到处只闻呼啸之声，往来不绝。伯和天天只在店门首看那大队行人，希冀遇见白氏母女。这一天正在往来观望，忽然来了一大队拳匪，也不知其数多少，蜂拥而来，叱喝着百姓跪接。伯和本是个极机变的人，如何肯跪？然而看此情形，乱事正未有已时，眼看得白氏母女不能相见，不如且出了险再讲罢。

于是回到房里，扯过一幅红布，裹在头上，扮做拳匪模样，跑出店来，混在里面。才上个虹桥，回望自己住的车店，已经火起。那拳匪沿路焚杀，竟没有一个官兵出来拦阻。正行走之间，忽听得紫竹林那边连天炮响，伯和怕不是事，便故意转到一条横巷里去，弯弯曲曲，走了半里多路，只见一处烧不尽的颓垣

败壁。这一片火烧场的尽处，却有一所房子，巍然独存。暗想：这里不知可能暂避？想罢，便踏着瓦砾过去。循墙寻觅，得了一个小门。不知这小门之内，是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却说伯和走近那小门，用手一推，是关着的。叩了两下，不见有人答应。走得乏了，便靠在那小门之上略歇。歇了良久，隐隐听得门内有人声，侧耳再听时，忽然那门开了，伯和一闪，跌了进去。里面四、五个人，都哗然大叫起来，口中只叫饶命。伯和一想，自己头上裹着红布，所以他们认做拳匪，连忙把红巾去了，向众人作揖道：“列位不必错疑，我是个逃难的。不信，你们且看，我手中并无兵器。我为的是跑乏了，在这里门外歇歇，不想惊动了众位。”那四、五个人互相错愕，内中一个便道：“既然来此，也是缘分。当此兵荒马乱之时，我们也不多他一个人吃，就留在这里，一同躲避也好。”伯和大喜拜谢。便有一个把小门关了。伯和看时，统共是五个人，问起情由，才知道这五个都是米店的伙计，这所房子，便是米栈，米铺子的门面，开在前面大街上，已被火烧了，烧倒了的断砖残瓦，把这米栈的前门堵住。这小门是个后门，后门外的小巷，是个极僻静的地方，所以伙计们便躲在这里避难。当下伯和与众人通过姓名，便献计道：“这里既然是米栈，谅我们几个人靠了所存的米，总不至于饿了。但是一旦被拳匪跟寻着了，总是不免。不如等到晚上，我们出去，把那小巷子的两面，用砖瓦塞断了，岂不太平？”一个人道：“好便好，只是我们统共六个人，一晚上要塞两头的路，如何来得及？不如我们取些砖瓦之类，把这后门堵住

了，便没有人来，不信，但看前门，不是靠些断砖零瓦堵住了么？”伯和道：“出去堵了，又怎么进来呢？”那人道：“带了梯子出去，堵了之后，上梯子从墙上进来。”众人一齐称妙。是夜如法炮制，把小门堵住了。从此伯和便在这里避乱，每日只听得外面枪炮声响，到了夜来，只见红光烛天，幸喜都在远处。六个人昏昏沉沉的，过得日子也忘了，时常听得前门外面，有多人走路的声音，后门外面却是声息全无。

约莫过了有一个月光景。忽然一天，听得外面炮声震天，比从前响的格外厉害，隐约听得外面有许多哭喊的声音。自此次之后，便一连十多天不闻声息，不过偶然有一两响罢了。伯和道：“一连好几天不闻声息，外面想已太平了，我们不如设法出去罢。”那五人齐声道：“若是太平了，我们东家岂有不来查看栈房的道理？一定还没有太平。”伯和道：“兵乱以后，那里便急着来查看栈房？且避乱是没有定的，也有许多跑的远了，没有回来。你几位没事的人，可以在这里等候，我有事在身，打算先出去了。”五人道：“门也堵住了，怎么出去？难道再扒挖一次么？”伯和道：“这个我也不敢劳动，但求借我一梯子，等我上到墙上，把梯子提到墙外下去，要烦一位收梯子进来罢了。”这五个人，知他去志已决，便依言送了他出来。

伯和逾墙出了米栈，走出了小巷口，只见满目荒凉，房屋尽皆烧了，剩了一片瓦砾。路上还有许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暗想：我是在万死之中逃出一生来，这是那里说起的侥幸。正在低头觅路，忽听得背后一声叱喝，回头看时，只见一个洋兵，手执洋枪。伯和发脚便跑，忽听得一声枪响，自己便跌了一交。正待爬起来时，那洋兵早走近身旁，把自己所用剩还带

在身边的几两银子搜了出来，拿了扬长而去。伯和等他去了，便起来往前面走去。忽觉得身下甚湿，低头一看，右面大腿上流出许多血来，穿的那单马裤上，破了一个焦洞，才知道是着了枪子。此时那里去觅伤科，匆忙之间，就在地下抓了一把土把伤口按住，再往前走。走不多几步，觉得大腿湿了，扭过头一看，见血流如注，裤子后面，也是一个焦洞，又抓了一把土按住。望见前面有一处，许多房子相连，并无火烧痕迹，便望房子里边走，却是一条大街。两旁店铺，一律的关门闭户，好不萧条。此时觉得伤处疼痛，一步一捱的，希冀遇了个人，求个歇息的地方。只管四面观望，忽见一家店铺，排门虽然上好，却有两扇微开，似是虚掩未上拴的。走过去轻轻一推，随手而开，便问：“里面有人么？”问了三四声，不见答应。伯和此时觉得痛极，也不管甚么，捱身进去，回身掩好了门，便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定。坐了良久，不见一人。捱到后面窥探，只见后面一个院子，院子里面，三间平屋。厢房便是厨房，锅灶尘封，像许久没有动用的样子。仗着胆，走到平屋里一看，也不见一人，只有八个大衣箱放在地下。回到铺面上一看，原来是一家药店，竟是空无一人的了。于是先把门下了拴，在柜内搜寻，见了些熟地、黄精之类，便拿来归在一处，打算把他代粮，在此权过几天。又搜出好些膏药，便不管对不对，先拿两贴在伤口上贴了。自家仔细体察，方知这枪弹中在大腿旁边的肉上，幸而未对着骨头，便穿肉而过的。贴了膏药，便走到平屋里去。把衣箱提了提，却是很沉重的。旁边一张床，无褥无席，只得扫了灰尘，胡乱躺下。从此就在这药铺里暂时躲避。

过了五六天，总无人来，那伤口慢慢的好了。却是那可以

代粮的药也要尽了，打算舍了此处，再奔他处。忽然一天，外面打门声甚急，心中暗想：不好了，这是主人来了，如何对付他呢？忽又听得门外说话的声音，不是中国人，心中益发害怕，不敢开门，只坐在里面平房里发怔。此时外面打门之声更急，再听时，竟不是叩门，是拿重东西撞门的声音，益觉慌做一团，不敢转动。忽听得“砰訇”一声，门已开了，闯进了一群人。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五个洋人都拿着洋枪，先在铺面上看了一遍，然后一同进来。伯和此时走投无路，暗暗叫苦道：“今番死也！”那洋人看见了，便叽叽咕咕说了几句话，旁边那华人便传话道：“兵头问：‘你是甚么人？在这里做甚么？’”伯和知道这华人是个通事，顿时生出机变来道：“我是这铺子里的伙计，东家避乱去了，叫我代他看守铺户的。”通事转告了洋人。又问：“你守了多少日子了？”伯和道：“一个多月了。”通事又和洋人说了好几句话。又问：“你莫非撒谎？这一个多月你吃甚么？喝甚么？”伯和道：“我一月以来，只吃些熟地黄精之类当饭；嚼点乌梅代茶。”说罢，在床头上取出熟地、乌梅给他看。通事又与洋人说了好几句。那洋人又取那乌梅在舌尖上舐了一下，笑了一笑，又说了几句。通事便道：“兵头说，‘难得中国有你这等好人。’你这里有甚么贵重东西？要到那里去？你说了，兵头给你照会，送你出境。”伯和道：“也没有甚么贵重东西，只有这八口箱子。我和东家都是广东人，东家先回广东去了，临行时，叫我得便代他带这八口箱子回去。”通事吃惊道：“怎么你是广东人，一口的北边话？”伯和道：“在北边多年了。”通事道：“如此我们是同乡，不知你还会打乡谈不会？”伯和道：“如何不会？”便和他说了两句广东土话。通事大喜，又对洋人

说了。那洋人便在衣袋里取出洋纸、铅笔，画了许多洋字，交给伯和。通事道：“这个便是照会，你拿了这个，有洋人问你，你只要拿给他看，便没有留难的了。你在这里等着，我叫人来代你挑了箱子，到至河沿，雇了小船，驳到大沽，便有烟台放来的运船，可以附了到烟台，再附轮船回去。”伯和不胜之喜，谢了又谢，送出大门。

不一会，果然来了十多人，口称奉了洋大人之命，来代搬行李的。伯和便叫他们把八口皮箱扛了，径扛到至河沿，叫了一只小船，运将下去。众人便要散去，伯和叫住，解开了腿带，取了一片金叶，给作扛力钱。众人欢呼拜谢而去。这里小船，便摇向大沽去。

一路上有那洋兵巡哨小船，伯和都拿出照会给他看，他看过了便放行，果然沿途无阻。到得大沽，果然泊了几十号运粮船。伯和便上了一船，叫人把八口皮箱搬运上来，拣了一席之地坐下，又取了一片金叶，谢了小船户。此时倚定船舱，回想自出京以来，以至今日，犹如做梦一般。同船之人，无非是流离失散的，也有失了子女的，也有失了父母兄弟的，如今聚在一起，真是“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一个个都是愁眉双锁，短叹长吁。伯和对此景象，也不免勾起心事来。念着父母兄弟，不知如何，棣华母女，不知流落何所。想到这里，也自凄然不乐。又默念到我凭空撒了一个大谎，被我谎了八口大皮箱，正不知箱中是何贵重之物。倘都是金银宝贝，这一注财，也发得不小。想罢，又不觉暗暗快活起来。在船上坐了十多天，和同船诸人大家诉说一切，倒也不甚寂寞。直等到人坐满了，方才起碇出口，向烟台驶去。船到烟台，伯和解下两片金叶，代

了船价，叫了驳船，载了行李，起岸，入了客栈。推说乱离中失了钥匙，叫铜匠来开了锁。原来八口皮箱里面，多是细软、衣服、金银、首饰、珠宝之类，不觉大喜，便打算到上海去。恰好隔壁房里，有一个贩枣客人，姓辛，字述坏，宁波人氏，他向来走东昌贩枣。今年因为北方扰乱，枣价大落，他趁便多办了些便宜货，都已发付南下，此时住在栈里，正等轮船回上海去。伯和因为一人寂寞，未免同他扳起话来，知道是到上海的，便相约同伴。不一天，有了轮船，便一同动身。

到了上海，便同住在洋泾浜大方栈里。安放行李已毕，便到丈人张鹤亭的洋货字号里去，谒见丈人。谁知问起来，张鹤亭因为纪念家眷在京，于五月初间，附了轮船，到天津，取道进京接家眷去了。伯和只得回栈去。从此便留在上海，与辛述坏一起住下，暂且不提。

且说陈戟临自从打发大儿子护送白氏母女出京去后，便把家眷搬到东华门外锡蜡胡同居住，以为此地逼近禁城，可以稍为太平。过了几天，风声更紧，戟临屡次打发小儿子仲蔼避去，仲蔼只是不肯，说道：“侍奉父母是人子当尽之职，处常尚且如此，何况处变？当此可危之时，若做儿子的舍父母远去，则做父母的何贵有子？若说是恐怕同死无益，不如逃出去以存宗祀，则哥哥已经出京去了。父母身边，岂可无人？”说得戟临无奈，只得由他守在身边。

到了十五那天，喧传董军入京。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董军杀死，义和团与董军联合做一气，与洋人为难。街上往来的，无非是义和团，东交民巷一带，麇聚的更多，觑便攻打使馆。锡蜡胡同一带，义和团往来不绝。戟临从此便连衙门

也不敢上，每日只关上大门避乱。屡次叫仲蔼逃避，仲蔼道：“父亲若叫孩儿一人避去，孩儿死不敢行。据孩儿的意思，莫若父母一齐出京避乱。虽说的不准告假，究竟功名与性命相较，还是性命要紧。工部又不是守土之官，何必在这里守着？何况这场乱事，实是王公大臣所召，我们何必同他一般见识？”戟临道：“话虽如此，究竟有个责任。倘若是大家都往外一跑，这部里的事有谁办呢？我这几天虽然不到部，如果有事，他们还可以送个信来，我还可以去办得。到了十二分危险的时候，再走未迟。”仲蔼见说不上去，只得罢了。

又过得几天，又喧传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死。董军旦夕便攻使馆。仲蔼又劝父亲走避，戟临只是不允。又过了两天，京报上载了一道上谕，足有六百多字，无非是痛骂洋人，奖励义和团。戟临叹道：“照这上谕所说，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洋人固然可恨，但何不商量一个对付之法，振刷起精神来，力图自强，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同他计较。徒然召些乱民，要与他徒手相搏，又有何益处呢？”仲蔼道：“这个上谕一下，便是与了洋人一封战书，大乱就在眼前，父亲还是快走罢。”戟临道：“且再过两天，倘是风声过紧，说不定也要暂时走避的了。”说犹未了，忽听得门外一片喧嚷之声，家人报说：“是董军经过，义和团也杂在其内，往交民巷攻打使馆。”仲蔼便道：“父亲还是作速走罢！再作观望，恐怕来不及了！”戟临也急了，便叫李氏收拾细软，准备明日动身。是夜忽然听得远近一片喧嚷之声，火光冲天而起。仲蔼忍不住，便出外去打探，只见街上往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义和团，拥挤的不堪，口中乱嚷：“烧教堂！烧使馆！杀毛子！”走到前门大街，望见火光还在西面，不敢走远，

便自退回。及至来到家时,只见重门洞开,心中大疑。连忙进去看时,这一惊非同小可。要知惊的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撒娇娃

却说仲蔼出来打探了一回，及至回家，见重门洞开，已是吃了一惊，及至走到里面，只见满地血迹，父母俱被杀死，这一惊非同小可，直吓到魂飞天外，魄散九州，仰面一交，跌倒在地，便晕了过去。可怜又没人灌救，歇了半晌，自行苏醒，不觉放声大哭，哭过一会，要叫家人时，却没有人答应。自己出来，里外一看，所用的一名车夫，两名家人，都已不知去向。南边带来的一个家人，也被杀死在后院里。寻到厨房，只见一个老妈子，慌做一团，躲在柴堆里。仲蔼叫他起来问时，他还在那里发抖。抖过好一会，方能说话，说道：“一班义和团，不知怎的，打开大门进来，问老爷是那里人，老爷回他说是广东人。他说全是二毛子，便杀了。太太哭喊时，也被杀了。两个二爷和那车夫，都裹了红头，跟那义和团去了。”仲蔼只得出来，叫他关上大门，帮着把尸首抬好，不禁又哭起来。俟至天明，去买了三口棺材，雇人把头缝好，草草殓了。也不能成礼，就送到广东义园去寄葬。葬事已毕，便打算逃避。可奈金银细软，多被义和团劫去，笨重家伙，此时要卖，也没有人承受。翻遍了各箱笼，搜刮起来，只剩了十来两银子，思量不能远去。听得安肃县没有拳匪，那县官李灼然是父亲同年榜下知县，向来相得，不如投奔他去。定了主意，便开发了老妈子，弃了一切家具，把所有字画衣服之类，都送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中寄放。然后出了彰仪

门，赁了牲口，取道芦沟桥、长辛店，投安肃县来。

李灼然接见之下，得知戟临被害，不胜悲悼，便留仲藹住下。仲藹住过两天，便对灼然道：“蒙年伯不弃，下榻在此，感激无量。但念先君、先母，惨遭毒手，故乡又无恒产，他日归葬父母，自己成家，后事正长，何能坐食？还求年伯荐一馆地，俾得自谋生计，不胜铭感。”灼然道：“我也谋虑到此。但是县中没有事情，纵有了事，也不过几吊钱一月。世兄且略住几时，等有了机会，自当设法。”是夜，署中一个账房朋友王伯绅，与仲藹谈天，因对仲藹说道：“敝东看见阁下文章丰采，十分倾佩。有一女公子，欲以仰攀，嘱弟致意。弟拙于词令，只能直说，不知阁下意思如何？”仲藹道：“年伯错爱，怎能推辞？无奈先君在日，已经聘定有人，不得遵命，还求阁下代为转致。”伯绅道：“莫非阁下有意推托么？”仲藹道：“岂有此理！弟当此落魄之时，有人垂青，方趋承之不暇，何敢借故推诿？”伯绅听说，便照直回复了灼然。次日灼然便对仲藹道：“近日北方一带，扰乱异常，纵使有馆地，也恐怕不得太平。我有一个去处，要荐世兄，不知怕远不怕？”仲藹道：“年伯赐荐，何敢嫌远，但不知在何处？”灼然道：“此刻陕西西乾鄜道孙可亭观察，是我的换帖，兼管着全省营务处的差事，若投奔在那里，可望一个好点的馆地。我因为代贤侄打算，将来归葬父母，成家立业，后事方长，非寻常小馆地可以办得到，所以着想这个去处。世兄肯去时，我写封信荐去。”仲藹道：“年伯如此周旋，真是粉身难报！”灼然道：“我们世交，何必如此？只是世兄的文章丰采，不能朝夕与共，令人爽然！不知令尊在日，曾与世兄定下那一家的亲事？”仲藹道：“是苏州王氏。”灼然当下亲笔写了一封信，送了盘缠，仲藹拜谢

了。

次日长行，出了安肃县，一路上晓行夜宿，走了二十多天，方才到了陕西，便到西乾鄜道衙门投信请见。可亭看了灼然的信，便请到花厅相见。仲蔼的谈风吐属，本来甚好。可亭十分欢喜，便留在署内，允许代为位置，先在营务处文案，挂了个名字，支取干修。不到几天，官场中接了电报，知道联军已经攻破京城，两宫出狩，将要临幸西安。大小官员便忙着要办皇差，抚台委了藩台做总办，道台做会办。可亭得了这个兼差，便把仲蔼派在采办处。一时各路商贾，闻得省城采办物料，供应皇差，便都麇集到西安，顿时热闹起来。仲蔼得了采办的事，那些商人那一个不来巴结，未免暗中有些孝敬。虽然同事有人，然而这一笔好处，瓜分起来也就可观了。众人有了钱，又有那班商人应酬，那花柳地方，自然不免要涉足，到了那些地方，少不免要迷恋。仲蔼虽然也随众同往，却仍淡然漠然。有人佩服他少年老成，也有人笑他迂腐。仲蔼道：“少年老成，我也不敢自信，迂腐我也不肯认。我自信是一个迷恋女色极多情之人，却笑诸君都是绝顶聪明之辈，无奈被一部《红楼梦》卖了去。”众人都问此话怎讲，仲蔼道：“世人每每看了《红楼》，便自命为宝玉。世人都做了宝玉，世上却没有许多蘅芜君、潇湘妃子。他却把秦楼楚馆中人，看得人人黛玉，个个宝钗，拿着宝玉的情，对他们施展起来，岂不是被《红楼梦》卖了去？须知钗、黛诸人，都是闺女，轻易不见一个男子，宝玉混在里面用情，那些闺女自然感他的情。此刻世人个个自命为宝玉，跑到妓家去用情，不知那当妓女的，这一个宝玉才走，那一个宝玉又来，络绎不绝的都是宝玉，他不知感那一个的情才好呢。那做宝玉的，才向这

一家的钗、黛用了情，又到那一家的钗、黛去用情，也不知要多少钗、黛，才够他用，岂不可笑？”众人道：“照这样说，你是无情的了？”仲蔼道：“我何尝无情？但是务求施得其当罢了。”众人又道：“若必要像宝玉那等，才算施得其当，也就难了。”仲蔼道：“宝玉何尝施得其当？不过是个非礼越分罢了。若要施得其当，只除非施之于妻妾之间。所以我常说，幸而世人不善学宝玉，不过用情不当，变了痴魔，若是善学宝玉，那非礼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后人每每指称《红楼》是诲淫导淫之书，其实一个‘淫’字，何足以尽《红楼》之罪？”众人笑道：“如此说，尊夫人是享尽阁下之情的了。”仲蔼笑道：“不敢说！内人虽已聘定，却还不曾迎娶，又从何享起？”内中一个说道：“阁下在外，不肯滥用其情，留以有待，这便是享了。”说得大众一笑。从此仲蔼便留在陕西。

却说棣华奉了母亲白氏，在济宁州住下养病，只靠典卖金珠度日。连打了两个电报到上海，总不见有复电，心中愈加忧疑。后来又发了通电信去问，才得了复电，却是“鹤五月进京接眷未回”九个字，不觉心中又多了一层忧疑挂念，暗想这荆天棘地之中，父亲何苦轻身而去？多只为钟爱女儿，才冒这个险。我们路上，又不曾相遇，此时不知在那里，好不令人担忧。眼看着母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经过几个医生，都说是十分棘手。可怜这一寸芳心，又是忧母，又是念父，又是忆夫，经了这三种折磨，加之金珠将尽，又多一层心焦，渐渐的也黄瘦了。捱到九月下旬，又要添做冬衣。白氏的病，愈加沉重，竟至一天昏晕两、三次，吓得棣华晚间也不敢睡，默念古人有割股疗亲的，不知可灵不灵？倘是灵的，我又何惜一脔？眼见得诸医束手，舍

此之外，更无他法。姑勿问灵与不灵，我且做一次看。于是等到夜静时，焚香告天，求母病早愈，又暗暗祷祝：“虽说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敢毁伤，然而我今日为母病起见，说不得犯一次不孝，以起母病。如果母亲因此得愈，情愿再领此不孝之罪。”祝毕，袒下左臂，用口在臂上咬着一块肉，提将起来，右手拿起并州快剪，“飕”的一声，剪下一块肉来，并不觉痛楚，连忙用布裹住伤口。拿起那块肉来一看，不过半截手指大，便悄悄的拿到药罐前放了下去，生火煎药。等白氏醒了，便舀出来，伏侍吃下。守至天明，仍然不愈，心中更加焦急。那伤处直到此时，才觉得疼痛起来。

又过了几天，已是十月初旬了，白氏愈加昏沉，自知不起，看着棣华一天瘦似一天，心中也甚是难过。因对棣华说道：“自从出京之后，不到三天，我就得病，缠绵到今日，都是亏了女儿伏侍，我儿能够如此，也不枉我抚养一场。我自己看来，这个病是不得好的了！我死之后，我儿切不要过于伤心，也不必思念父亲乃女婿。我们女子，尚且能在难中逃出，何况男子？断不至于有甚意外。我做鬼有灵，必定暗暗指引女婿出险，到上海来与你成亲。”棣华初听母言，已是泪流不止，听到此处，更由不得放声大哭道：“母女们千辛万苦，得脱虎口，实指望永远相守，不料母亲病到这般，这都是女儿不会伏侍之罪。倘然有甚山高水低，女儿情愿跟着母亲去了！”白氏道：“我儿，切不可如此！我虽不得好，须知你还有父亲、翁姑、丈夫，必要自己保重，才是孝女。不然，我就做鬼也不安了。”棣华听了，愈加悲痛，执着白氏双手道：“母亲快点将息着，携挈女儿到底。女儿情愿减了寿元，让给母亲。只要我母女永远相守，女儿情愿捐了一生

的衣禄，换将过来。”一面哭，一面说。只见白氏已经晕了过去，吓得棣华伏下抱住大叫：“母亲醒来！”叫了一会，白氏又微睁双眼，有气没力的说了一句：“女儿保重！”便咽了气了。棣华不觉抚尸大恸，说得一声：“母亲你撇得女儿苦也！”便觉得身体忽然轻如败叶，被风吹起，飘飘荡荡的，好不快活，把一切悲痛都忘了。想起逃难的时候，那身子能像今天这种轻飘，能御风而行，又何至在路上耽搁。正想念间，忽听得远远的有人叫：“小姐，小姐，快回来罢！”那声音细得犹如耳鸣一般。暗想这是那个叫我呢？那声音叫个不住，愈叫愈近，慢慢的叫到耳边来。仔细一听，正是雇用的老妈子王妈的声音。猛可想起母亲没了，我如何撇了母亲，跑到这里来，由不得说一声：“我好苦也！”睁眼一看，只见雇用的王妈，抱着自己灌救，方知自己哭晕了。此时王妈念一声佛道：“好了！回过来了！”棣华醒来，看见母亲，又复撞头痛哭。王妈一面苦苦相劝，李富只在院子里跌足。棣华哭够多时，李富走到堂屋里劝道：“小姐且止一止哀。此刻亲家太太过了，亲家老爷不在这里，又没有个少爷，许多大事，都在小姐身上。如果小姐哭坏了，更有谁作主？此刻办后事要紧！”棣华听说，方才略略止住啼哭，忙叫李富叫了裁缝来，赶做寿衣。又取出一包金饰来，交与李富，叫他先去变卖了去看寿器。李富领命去了。棣华仍旧哀哀哭泣，暗想割股也不能疗，莫非是古人欺我？但是欺人的说话，何以相传了若干年，还不被人识破？大约古人必不我欺，不过我心不诚罢了。想到这里，又痛恨自己不诚心。一头撞到灵床上，又复痛哭。直哭到天愁地惨，日月无光。李富剪了衣料，叫了裁缝来，又去看好了寿器，请了阴阳生来，择日大殓。

到了盛殓之日，衣衾棺槨，都已齐备，正待入木，忽然有人送进一封电报来。李富接了，交给王妈，王妈递与棣华。棣华一看，封面是上海来的，连忙抽出来看时，却一字不识，不觉呆了，便问李富。李富道：“电报向来用的是洋码，小的也不认得。”棣华道：“你赶紧拿去请懂得的人看一遍，到底是些甚么？”李富道：“头回来那个电报，是电报局里翻好来的。这回不知为甚他们不翻？除非是仍然送到电报局里，请他们翻出来。”那送电报的信差道：“翻便翻好了，在我身边，不过要交出加一翻译费，才好给你们。”棣华便叫李富给了他，又在收条上签了字。信差交了出来，却是“鹤即日动身来”六个字，不觉又喜又悲。喜的是父亲无恙，指日可望到来；悲的是母亲亡故，父亲虽来，老夫妻不能相见的了。想到这里，又不觉放声大哭道：“母亲！你好命苦也！”痛哭过一场，方才大殓。自此朝夕哭泣上奠，天天屈指计着父亲行程。盼到月底，鹤亭到了，知道白氏病故，父女抱头痛哭。哭过一场，彼此诉说所遇乱离情状。鹤亭恐怕河道冻冰，即日带了女儿，扶了灵柩，率同李富，雇定船只，兼程南下。那王妈不必说是开发去了。棣华见父亲一字不曾提起伯和，未免又是担忧，欲待问时，却又羞于出口。父亲较母亲又自不同，终日在船上，惟有默默愁苦。在路不止一日，船到了清江浦，便过江到镇江去，附了轮船回上海。不知回到上海，两人如何相遇，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荡子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

原来鹤亭在上海，四月间便听得北方风声不好，各家报章，议论沸腾，十分心急。到四月底，发了个电信给戟临，不见有回电。过了端午节，匆匆便附了轮船到天津，要进京接家眷。到得天津时，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从塘沽到天津的铁路，都有洋兵把守，各国兵船，布满口外，便先到上海大道一家洋行里，寻着一个朋友，打听消息，并告以进京的缘故。那朋友极力劝止，说万万去不得！莫说京里去不得，便是紫竹林也不能去！不如且在我行里耽搁两天，再作道理。鹤亭虽一意要走，怎奈行内诸人都说走不得，甚至有内地之人迁到洋场来避乱的，就不敢行。不到几天，便大乱起来，一面是拳匪攻紫竹林，一面是洋兵夺大沽炮台。外面讹言四起，《国闻日日报》馆也被拳匪毁了，一点信息也没了。没有几天，联军又到了，攻打天津城。所以在洋场避难的人，都藏在地窖里面，粮也绝了，取些花生熬粥代饭，吃了又泻个不止。此时津沪轮船断了往来，欲走不得，连上海的消息也断了。直到了九月间，陆纯伯在上海开办了救济会，租了轮船，直放天津，载难民回沪，鹤亭才得附了回来。又托了一个救济会执事罗焕章，托其代访寻妻女。及至回到上海，见了两个电报及棣华的信，才知道他母女已在济宁，便先发一个电信去通知，然后连夜起身，到了镇江，取道清江浦，兼程进发，到了济宁，才知道妻子故了。携了女儿，运柩到沪，暂

在广肇山庄寄厝。

一切事情都已停当，鹤亭才向棣华谈起伯和失散后绝无消息的话。棣华在父亲跟前，不好说甚么，只道：“既然有了救济会，自然少不得也要到上海。请父亲在外面留心打听便了。”鹤亭道：“我有店开着，他是知道的，既然到了上海，他总会到我店里来。此时只怕还流落在北边，也未可知，只得托人到北边去打听的了。并且亲家那里，也没有信息来，不知如何，也甚担心。待我写个信去，托人打听罢。”说罢自去。原来鹤亭向有一房姨娘，在上海居住。前两年生下一个小儿子，今年三岁，因为是属狗的，小名就叫狗儿。棣华与庶母同住，更是处处避嫌，不敢露一些愁苦，只有晚上，独对灯花垂泪。

挨过了残年，北方大事粗定，开河之后，便有到天津轮船。鹤亭写了一封信，与了盘缠，叫李富到京里去投信与陈戟临。李富叩别自去。不多几时，得了李富来信，才知戟临夫妇被杀，仲藹已往陕西，伯和仍无下落。棣华得了此信，愈加悲苦。如此又过了一年多，棣华暗中流下的眼泪，少说点也不止一缸了。忽然一天，鹤亭悻悻然走了回家，对棣华说道：“你说陈家这畜生一向在那里来？”棣华听了，愕然不知所对。鹤亭把桌子一拍道：“他一向只在上海，却藏着不来见我！”棣华听说，心中暗暗的念了一声佛道：“只要旅人无恙，就是父亲动怒，不免慢慢的劝得息下来。”鹤亭又道：“他在天津，不知怎样拐了人家许多金银、首饰、衣服等物，前年便到了上海，结交一个甚么辛述坏，由这个辛述坏勾引了他，就识了无数的狐群狗党，在上海大嫖起来。去年五月，讨了一个妓女，叫甚么金如玉。过了没有几个月，这金如玉就罄其所有，席卷而逃，便把他闹穷了。

又吃上了鸦片烟。从去年冬天便落魄下来，在虹口一带的小烟馆里住宿，近来竟闹到求乞了，你说可气不可气！”棣华听了一席话，如冷水浇背，如天雷击顶，如万箭攒心，那酸甜苦辣的味道，一齐向心上涌来，见父亲十分动怒，又不敢说话。鹤亭又狠狠的叹了一口气。棣华道：“这是女儿命苦所致，父亲不必动怒，休要气坏了身子。”鹤亭道：“当日看他小孩子时，人甚聪明，就是后来长大了，我也看他举止端方，心中甚是欣慰，却不道一变变到如此。此刻我打发人找他去，等找了来，且叫他在家里住下，先叫他把鸦片烟戒了再说。”棣华低头道：“父亲只当疼惜女儿！”鹤亭叹了一口气，起身自去。

棣华独自一个暗暗垂泪，想他为何一旦颠倒至此，总是所交非人所致，但愿此番寻着他，等父亲劝戒得他醒悟了便好。大约年轻男子，在外胡闹，都是不免的，他离了父母，无人管束，他自然有糊涂的时候，这也难怪，只是太把身子糟蹋了。想来想去，又怪着出京之日，自己不该过于矜持，叫他不肯同坐一车，以致失散，这都是我害出来的。越想越是追悔，便拿指甲自掐起来。

且说鹤亭相识一个朋友，叫做卜书铭，是开鸦片烟馆的，伯和有钱的时候，常去买烟，买得多，便相熟了，彼此通过姓名，也略知伯和的来历。一天，鹤亭对他说起女婿失散的事，书铭问起他女婿姓名，正是陈伯和，便如此这般的告诉了一遍。鹤亭便托他去找寻，自己便回来告诉女儿，然后回到店里。不多一会，书铭带了伯和来，伯和不免上前拜见。鹤亭看时，只见他骨瘦如柴，面目黧黑。此时三月里天时，上海尚冷，他只穿了一件破旧竹布长衫，十分瑟缩。鹤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当着

书铭和众多伙计，不便说他，等书铭坐了一会辞去了，方才把他带回家里来，在书房中坐定，问他以前的事。伯和道：“我因为失散后，流落到上海，所以不敢相见。”鹤亭笑道：“谁不知你在天津发了横财，到上海来嫖了个不亦乐乎，娶了个妓女，被他卷逃了，累得你一寒至此！此是已往之事，且不必提了。你为甚么又吃上了鸦片烟？这个东西便是一生之累，我见了，恨如切骨。你从今可住在我这里，先把鸦片烟戒了，好好的在这里温理旧业，将来也可以望个上进。”伯和道：“我吃烟并没有瘾，不过顽顽罢了。”鹤亭道：“只要如此便好了。你令尊令堂都没了，你可得信？”伯和大惊道：“这是几时的事？”鹤亭道：“可见得你是昏天黑地的过日子，连父母信息都不去打打听。”说罢，取出李富的信给他看了，也不免流下泪来。鹤亭走到楼上，叫姨娘捡出一身棉衣服来，叫丫头拿下去，给伯和更换。转过棣华房里，对他说知伯和来了，要留他住下，叫他戒烟的话。棣华把脸涨的绯红，要开口说话，却又说不出来。鹤亭道：“女儿有话只管说，何必如此？”棣华方开口要说时，又顿住了，脸上又是一红。鹤亭道：“奇了！有甚么说不出的话呢？”棣华方才嚅囁说道：“女儿闻得戒烟不得法，要闹出病的。父亲要他戒烟，一面要请医生来调理着方好。”鹤亭道：“这个容易，医生彭伴渔和我是老朋友。我回来写个条子，请他天天出诊时，顺便来一次便是了。”说罢便下去，又故意回头笑道：“女儿放心，我绝不难为了他。”一句话说得棣华双颊绯红。鹤亭便笑着下去了。棣华暗想父亲到底疼惜女儿，方才那等大怒，此刻他来了，便一点气也没了。我说的话，千依百顺，不知我棣华何等福气，投了这等父母，但不知终我之身，如何报答罢了。又因伯

和到了，肯住在家里戒烟，心中又是一畅，旦夕只望他戒烟之后，调理好身子，便如愿相偿了。

不说棣华心事，且说鹤亭下去见了伯和，又好好的劝戒一番，伯和只是低头不答。鹤亭把他安顿下，便到店里，叫一个老成伙计到家去，陪了伯和去洗浴，又写了条子请彭伴渔，自此伯和就在岳家住下。倘使他就此改过自新，戒去烟瘾，成就了婚姻，岂不是好？岂知他在上海把心闹野了，在家里总觉得不安稳，住了三四天，便不耐烦，溜到外头去了。倘是到外面去散一回步，又回来了，就是出去也何妨，无奈他这一去，就不回来了。鹤亭见他两天不回，有点疑心，到书房里一看，桌上放着一个心爱的宣德炉没了。只得又去找卜书铭，托他找寻。寻了三天，方才寻着，带了回来。身上的棉袍也没了，穿上短衣，问他说，说是当了，问他的当票，却又卖了；问他宣德炉，却也拿到冷摊上卖了。鹤亭只得付之一叹，又苦苦的劝了一番。棣华见父亲如此相待，更加感激。无奈伯和野心不改，回来之后，住了两天，仍旧溜了出去。如此三四次，鹤亭恼得没法，便来和女儿商量，怎生劝得他改过？父女两个，相对愁叹。棣华向父亲跪下说道：“女儿有一个办法，乞父亲恕了女儿之罪，方敢说。”鹤亭道：“女儿何故如此？快起来，有话但说无妨！”棣华道：“女儿从小就和他同砚读书，彼此是见惯了的。后来订了亲事，搬开几年。及至出京之时，又是同伴起身。那时女儿为的是未曾成礼的，处处回避。偏又一个车夫回绝了不肯行，只剩了一辆车，害得他不肯同坐一车，徒步相随，方才散失，以致今日。这明明是女儿害了他。他此刻染了个痼疾，父亲那般苦劝，他不听——。”说到这里，顿住了口，好一会方才流下泪来道：“女

儿想来，儿女之情，是人人都有的。当日出京时，女儿也承他十分体贴，今日禀过父亲，女儿打算含羞冒耻，下去见他，当面劝他一番，或者他肯改，亦未可知。望父亲恕女儿越礼之罪。”鹤亭叹道：“女儿起来罢。你们从小是相见的，就是见见也不为越礼，你便去见他罢。能够劝得转来便好，劝不转来，便是我误了你的终身了。”棣华含泪起来，鹤亭便起身下去，索性到店里去了，让女儿去劝他。

棣华起身要下楼，只觉得一阵脸红耳热起来，脚下便软了，心头小鹿乱撞，重复坐下，按一按心头，又站起来要走，不知怎样，只是心跳不止。又歇了一会，方才勉强扶下楼梯，走到房门口，又是一阵心跳，好容易安定了，进得门来，又是一阵脸红。伯和正躺在榻上，看见棣华进来，暗暗诧异，也不觉自愧起来，现于颜色，只得起身相见，说得一声：“姊姊请坐！”棣华倒觉得一阵阵的心跳不止，回答不出来，只在书桌旁边坐下。良久方说道：“许久未见贤弟，清减了许多了。”伯和低头不答。棣华道：“自从那天失散之后，不知贤弟怎生到的上海？”伯和仍旧低头不答。棣华道：“总是怪我过于避嫌，以致贤弟如此。往事也不必论了，此刻家父请贤弟在此暂住，倘有不到之处，不妨直说，切不可放在心里，自己见外。”伯和听了，顿时脸上涨的绯红。棣华道：“家父劝贤弟戒烟，本是好意；倘戒的不很舒服，不妨慢慢的戒，也不必过于急切，致伤身体。”伯和突然说道：“我这两口烟，一辈子也戒不掉了！”棣华说开了头，正要往下说去，不提防被他突然拦了这一句，不觉顿住了口，心中暗想：他从前情性，甚是温和，何以一变至此？因又说道：“戒不掉也不要紧，不过家父最厌的是这个。贤弟纵不肯长戒，何妨

暂戒几个月，好让家父欢喜欢喜。将来我们成过礼之后，任凭吃多少，我再也不敢拦阻。”伯和道：“就是我老子复生，我这两口烟是性命，不能戒的。我此刻一贫如洗，拿甚么成礼？我是打算定了，做得好便好，不好，我便当和尚去！”棣华听了，不觉愕然，暗想为甚变成这个样子了？正要寻话往下说时，有人在外面叩门。丫头开了门，却是他父亲带着彭伴渔来看病，连忙从后面门口回避到楼上去了。暗想：天下没有不能感格的人，他今日何以如此，见了我只管淡然漠然？莫不是我心还有不诚之处，以致如此？或是不善词令，说他不动？嗟！怎能够剖了此心，给他一看呢？默默寻思，不禁又扑簌簌的滚下泪来。过了一会，鹤亭送了彭伴渔出去，又到楼上来问道：“女儿劝得他怎样了？”棣华正欲回答，只见丫头跑上来说道：“陈姑爷又出去了。”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遁空门惘惘怅情天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

却说鹤亭听得伯和又去了，只长叹了一口气道：“女儿！这是你的命，我也无可如何的了！”棣华不觉流下泪来。鹤亭也无心再问，搭讪着走了下来，也不去再寻伯和，只索由他浪荡着去。心中还打算他在外面受尽了折磨，或有回心转意之日。谁知伯和这番出去，竟至无可跟寻。可怜棣华寸心如结，说不尽那一种抑郁缠绵，有时他姨娘过来劝慰，倒触起他思念母亲的心事来。从此恹恹成病，茶饭少进，日见消瘦起来。张鹤亭爱女心切，想设法寻回伯和，再为解劝。又怕他仍要逃避，反与女儿添此病症，真是左右为难。

这天店中无事，便回到家中看望女儿。棣华正在倚枕憩息。鹤亭坐定，先说些闲话，慢慢提到伯和这件事来，因叹口气道：“论起来，这件事总是我误了女儿。当日陈氏来求亲时，你们只有十二三岁，不应该草草答应了他，以致今日之误。”棣华道：“父亲千万不可如此说，天下事莫非前定，米已成饭，女儿断不敢怨天尤人，此刻只有听其自然罢了。只念着当日同居时，陈家两老待女儿甚是多情，此时定了翁姑之分，女儿未曾尽得一点孝心。他又不幸遇了那一班损友，学的流连忘返，女儿德薄，不能感格得他回心，此正是女儿罪案，父亲何故引起过来？”鹤亭道：“我此刻想了一个主意，且把他寻回来，也不必要他戒烟，便设了烟具，尽他去吃，择日先成了礼，把他招赘在

家,然后由女儿慢慢劝他,或者他仍旧读书,或者在店里帮着做事也好。只是我又愁到一层:万一他成亲之后,依然如此,岂不更是为难?”棣华道:“论理,这等事不是女孩儿家可以插口的,然而事至今日,也是无可如何,父亲只管照此办去。女儿想,古人有言:‘至诚金石为开。’到了成亲之后,女儿仗着一片血诚,或者可以感格得过来,也未可定。万一不能,那就应了《孟子》两句话:‘莫之为而为之者,云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自己安命,断不敢有所怨尤。此时我们不知他踪迹便了,已经知道了他的踪迹,倘再迁延不办,万一他在外面折磨坏了,就是父亲也无以对其父母。”鹤亭听了,点头不语,良久乃道:“如此,我便去寻他来便了。”说罢,径自出来,暗想:我这个贤慧女儿,可惜错配了这个混账东西,总是当日自己轻于然诺所至。看了这件事,这早订婚姻,是干不得的!一面想着,便顺着脚步,去三马路烟馆里访卜书铭,问伯和下落。书铭道:“他近来贫病交迫,前两天还到我这里来,借了两角洋钱去,病的不成个样子。我还劝他说:‘丈人待你很好,你为甚不愿在那里?何不仍到丈人家去?他那里未必多了你一个人吃饭。’他倒说:‘我不惯仰人眉睫。’我听了这句话,倒不便再劝他了。”鹤亭听了,笑不得,恼不得,只是叹气,因央求书铭代为寻觅。书铭便叫一个伙计去寻。去了许久,回来说道:“他病的了不得,本来住在虹口广华昌小烟馆里,后来人家因他病的过重了,恐怕有甚不测,便把他送到广肇医院去了。”鹤亭听说,吃了一惊,连忙别过书铭,坐了车子,赶到广肇医院去看。只见伯和十分昏沉。问那伏侍病人的人要了药方来看,开的脉案是疟疾转伤寒,是个险症。急的搓手顿足,走近伯和榻前问道:“贤

媚，你觉得怎样了？”伯和张开眼睛看了一眼，仍复闭上答道：“不怎样。”再问他时，便不答了。鹤亭无奈，只得叮嘱伏侍的人，小心伏侍，等病好了，自当重重酬谢。说罢，自回家去。思量此事，告诉棣华不好，不告诉也不好，踌躇没了主意。

回到家去，只得含糊说是伯和有点病，等好了就来。禁不得棣华百般追问，问是甚么病？病在那里，既然病了，为甚不叫他到家来养病？鹤亭被他追问不过，只得直说了。。棣华大惊道：“这个如何使得！医院虽说有人伏侍，那都是公众的人，要茶要水，怎得便当？父亲为甚不叫他到家来养病？”鹤亭叹道：“我问他说话，他都不答应了，怎么再和他说话？”棣华更是惊慌，也顾不得甚么了，便道：“父亲，可容女儿去看他一看？”鹤亭道：“去就是了，只是不可过于劝他家来。他不愿到我家，总是另外有甚意见？此时他病的不能动了，本来不难把他抬来了，争奈他向来不愿意的，一旦乘其不能拒抗的时候，强了他来，未免心中要动气，病人动了气，岂不是代他添病么？”说罢，便叫包车夫预备。棣华带了一个老妈子、一个小丫头，同坐车到了广肇医院。

入到病房，只见房中支了四个板铺，三个都空着，伯和睡在一个铺上，病的面青唇白，瘦骨难支，紧闭双眼。棣华由不得一阵心酸，却说不出话来，在床沿坐下，轻轻在额上摸了一下，觉得干热。伯和睁开眼来一看，棣华忍不住流下泪来，叫一声：“陈郎！觉得怎么样了？”伯和有气没力的说道：“辛苦！”棣华道：“这是妾害出来的，望郎君善自调养，得郎病愈，专愿贬为妾媵，以赎前罪。”伯和摇一摇头。棣华伏下身子来道：“家父劝郎戒烟，本是好意，郎既不能戒，也是无妨。不知可是戒烟得的

病？”伯和道：“不是。”棣华道：“郎君千万宽心养病，这里不方便，不如仍到妾家去，妾当捐去一切羞怯嫌疑，亲侍汤药。”伯和叹口气道：“我不能动了，明日好点再说。”说着话时，便有人拿进一碗药来道：“陈先生，吃药了，可要我扶你起来？”棣华道：“扶起来怕不方便了，烦你拿个汤匙来罢！”那人答应，便去拿来。棣华亲自拿汤匙喂着吃。此时伯和连咽药的气力都没了，喂进去，便从口角里流出来。棣华由不得一阵阵的心中悲痛道：“陈郎怎样了？”伯和呛了两声道：“方才我一阵昏迷，此刻再灌，我可以咽了。”棣华再喂一匙，偏又洒了一半在外，忙把手帕揩了。叫小丫头，到后面要一碗清水来，嗽了口，叫老妈子、丫头都到外头去，自己把药呷在口里噙住，伏下身子，哺到伯和嘴里去。看他咽了，再哺。一连哺了二十多口，伯和摇头说：“不吃了。”棣华看那碗时，只搁了半口药，就搁过一边。伯和道：“你口苦。”棣华道：“陈郎！妾心更苦呢！”说得这一声，那眼泪便和断线珍珠般扑簌簌落个不住，抽抽咽咽的哭起来。伯和叹了一口气道：“姊姊！”只叫得一声，便不言语了。棣华道：“郎君！不可再这种称呼。妾身已为郎君所有，今日侍奉汤药，是妾分内事。千万宽心调理，不可多心想这个，想那个。”

正说话时，鹤亭来了，丫头、老妈子都跟着进来。鹤亭问道：“好点没有？”棣华道：“才吃下药去。”鹤亭向旁边一个空铺上坐下。棣华道：“此时太沉重了，不便家去。只是这瘦剩一把骨头的人，睡在这板床上，怎生禁得住？请父亲回家叫人送一个棕榻来罢。这里动用东西，都是顶粗的，茶碗、茶壶之类，亦请送一两件来。”鹤亭道：“这个都容易，女儿先回去罢。”棣华道：“女儿打算今天先不回去，等伏侍得好点了，明天一同家去

了。”鹤亭踌躇道：“只是晚上睡在那里？”棣华道：“那里还有睡的工夫，这个倒不消虑得。”老妈子在旁边说道：“方才我们到后面园子里去，看见有伏侍女病人的妇人，他们另外有住房，困了时，和他们商量去歇一会，只怕也可以使得。”鹤亭听说，只得由女儿的便，先自去了。打发人送了棕榻、铺盖和茶壶、茶碗之类来。棣华叫来人先把对过的板铺卸下，安上棕榻。一回头看见桌上放着一副残破的鸦片烟具，暗想这个东西如何用得，便叫来人去把店里待客的一副烟具取来暂用。来人答应去了。这些来人，无非是店里打杂、出店之类，都知道伯和是个未成亲的女婿，棣华是个未出嫁的女儿。今见此举动，未免窃窃私议，有个说难得的，有个说不害臊的，纷纷不一。

不说众人私议，且说棣华铺设好了棕榻，便叫老妈子帮着扶起伯和。伯和一手搭在棣华肩上，棣华用手扶住了腰，扶到棕榻上放下。伯和对着棣华赧然一笑，棣华不觉把脸一红。忽然又回想道：“我已经立志来此侍奉汤药，得他一笑，正见得他心中欢喜，我何可又作羞怯之态，使他不安？大凡有病之人，只要心中舒畅，病自易好的，我能博得他舒畅，正是我的职分。”想罢，索性也对着伯和舒眉一笑，伏侍睡下。索性盘腿坐到床上，俯下身子，百般的软语温存。又在身边解下那白玉双喜牌，给伯和看道：“自从失散以后，这东西妾一日不曾敢离身。”伯和见了，不禁滴下泪来。棣华忙道：“妾与郎看，不过要郎知妾一向思念之苦，岂可因此伤心？”说着话时，烟具也送来了。棣华打发老妈子先回去，单留下小丫头伺候，便代伯和烧烟。争奈这东西向来不曾顽过，好不容易才装上了，递给他吃。此时伯和在枪上竟不能吸了，另用一个小竹管，插在烟枪嘴上。棣华

一手捧枪，一手拿灯，方才吃得下去。

这一天棣华就在院里伏侍，连夜饭也不曾吃。捱到半夜里，伯和烧热大作，呖语模糊。小丫头在空铺上横躺着睡了。棣华十分悲苦，不住口的轻轻叫：“陈郎！”伯和清醒一阵，糊涂一阵，挨过了一夜。次日早晨，本院的医生来看过，一面诊着脉，只是摇头，开了方。棣华照昨天的样子，哺了药。病人此时已是连眼睛都不张的了。午间，鹤亭带了伴渔来看，棣华此时也不回避了。伴渔看了，也是摇头，又取本院药方看过道：“医院的规矩，是没有不开方之说，但是病人一口气还在，总要发药的。这个方，错是一点也不曾错，只不过尽人事罢了。我遇了这个症，是不敢开方的了。鹤翁，我看你不如同他备点后事罢！只在这一两个时辰内的了！……”说犹未了，忽听得“訇”的一声，猛抬头看时，原来是棣华晕绝在地。鹤亭忙来抱起乱叫。伴渔道：“徒叫无益，快掐他人中！”鹤亭依言，用力一掐。棣华蓦地里“哗”的一声，哭了出来道：“陈郎！奴害得你苦也！”顾不得伴渔在旁，三步两步走近榻前去看。只见伯和双颊绯红，额黄唇白，已是有出气，没进气的了。棣华哭道：“陈郎，你看看奴是谁来？”伯和微睁双眼道：“姊姊！我负你！”说罢，那身子便慢慢的凉了，两颊的红也退了，竟自呜呼哀哉了。

棣华这一场哀痛，非同小可，只哭了个死去活来。鹤亭只管跌脚，伴渔却自叹气，小丫头见此情形，慌了，也哭起来。院中人役知道人死了，便来七手八脚抬到殓房里去。鹤亭便去置办衣衾棺槨。棣华哭得泪人儿一般，亲为沐浴更衣。又向院中伏侍女病人的妇人，借了一把剪刀，把自己十个指甲，都剪了下来，又剪下了一缕青丝，裹在一起，放到伯和袖内，说道：“陈

郎，你冥路有知，便早带奴同去也！”说罢，大哭。旁边看的人，也都代他流泪。内中有知道的说：“这个还是未婚妻呢？”众人益发称赞。

闲话少提。且说当下大殓已毕，在这医院之内，不能成礼，便送至广肇山庄，暂时停在殓房里面。棣华哭别了，跟随父亲回到家中。鹤亭只坐在堂屋里出神，棣华径自登楼去了。鹤亭出够一回神，叹一口气，正要到店里去，忽见棣华手中握着一把头发走下来，对着自己扑怀跪下，放声大哭。鹤亭吃惊看时，只见他头上那十万八千根烦恼丝，已经齐根剪下，不觉惊惶失措道：“女儿！你这是做甚么来？”棣华哭够多时，方才说道：“女儿不孝，要求父亲格外施恩，放女儿出家去！”鹤亭顿足道：“女儿！你这是何苦？我虽是生意中人，却不是那一种混账行子，不明道理的。你要守，难道我不许你？你何苦竟不商量，便先把头发绞了下来呢？”棣华哭道：“父亲！你可怜女儿翁姑先丧，小叔尚未成家，叫我奔丧守节，也无家可奔，断没有在娘家守节的道理。这一条路，女儿也是出于无奈。女儿此番出去了，望父亲只当女儿嫁了，在陈家守寡也是一般。女儿本打算一死以了余生，因恐怕死了，父亲更是伤心，所以女儿这个还是下策中之上策。父亲疼惜女儿一场，将就再顺了女儿这一次罢！”说罢，放声大哭。姨娘在旁边解劝不得。鹤亭无奈，只得央人介绍到虹口报德庵住持处说了，择了日子来接。

到了那天，棣华先拜别了家堂祖宗及母亲，望空拜别了丈夫，然后拜别了父亲道：“女儿不孝，半路上撇了父亲，望父亲从此勿以女儿为念。倘天地有情，但愿来生，再做父女，以补今生不孝之罪。”鹤亭到此，也忍不住放声大哭道：“女儿，苦了你

也！”棣华又对姨娘跪下道：“女儿不孝，半路上撇下父亲。望六之人，动辄须人招呼，望姨娘善为护持。做女儿的，生生世世，犬马报答大恩。”说罢叩下头去。姨娘慌忙挽住回拜，哭做一团。哭够多时，棣华又抱起了五岁的小兄弟狗儿，说道：“好兄弟！你在外听父亲的命令，在家听母亲的教训，将来长大成人，孝顺父母。你姊姊不孝之罪，已经通天，你不必记念我也。”说得那五岁孩子也哀哀痛哭。大家又珍重了一番，棣华便起身向报德庵而去，当日祝发为尼。鹤亭自从棣华出家之后，终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

忽然一天，一个人闯到店里来，对着鹤亭纳头便拜。鹤亭吃惊看时，正是仲藹。仲藹拜罢，猝然便问：“姻伯可知家兄现在那里？”鹤亭见了仲藹，心中又加悲惶，执手相见，让到客座里坐，一面告说：“令兄已不在了！”仲藹听说，放声大哭道：“哥哥！不道果然是你也！”哭倒在地。良久，鹤亭含悲劝住了。仲藹方才问起家兄到此可曾成亲的话？鹤亭叹了一口气，从当日合伴出京，半路失散说起，直说到医院病重，女儿亲往伏侍汤药，与及出家为止，只不知伯和在津所发的横财是何来历。仲藹挥涕道：“我嫂嫂又多情、又贞烈，哥哥，你负煞嫂嫂也！”鹤亭问起仲藹这两年的事。仲藹道：“侄自从到了陕西，当了一年多的采办，加之孙观察诸多照应，好歹挣了万把银子，又由文童保举了一个巡检的前程。回銮之后，又帮了孙观察几个月，才请假入京，先运父母灵柩南来，打算到苏州就亲之后，再运回广东。今天才到，奉了灵柩到广肇山庄，不料看见同号的一副灵柩，题着‘南海陈公伯和之柩’，心下万分疑惑，所以急急到姻伯这里打听，不料果是家兄。不知嫂嫂出家之后，可还回

来？报德庵男子能否进去？可否令小侄见嫂嫂一面？”鹤亭道：“庵里只怕男子不能进去。今日先室忌日，小女回家祭奠，此时只怕还在家里。”仲蔼道：“如此，敢烦姻伯引去一见。”鹤亭便带了同到家里去，让在书房坐下，叫丫头到楼上去说知。一会儿，棣华下来，缁流打扮，面黄肌瘦，神采无光。仲蔼忍不住放声大哭，拜倒在地道：“我哥哥负煞嫂嫂，兄弟又不能早日南来，以致嫂嫂如此，今日特来请罪。”棣华也大哭回拜道：“叔叔请起。这是我命犯孤辰寡宿，害了你哥哥，所以出家忏悔，想起来兀自心痛。叔叔万不可如此说，望叔叔保重，早点娶了婶婶，生下儿女，代你哥哥立一个后。未亡人虽已出家，不得为母，亦代你哥哥入肌髓也。”仲蔼听了，愈是哭不可仰。

坐了一会，棣华便辞了上楼，仲蔼也要辞去。鹤亭道：“不知贤侄住在那里？不嫌简慢，何妨住到这里来。”仲蔼道：“此番出京，有人写了封信，介绍住在德昌字号，行李已经搬去了。并且小侄即日就动身到苏州；虽然有了先兄期丧，不便娶亲，也得先见了家岳，定个日子。”说罢，便辞了出来，到德昌取了行李，径到苏州，先入了客栈，按着从前写下的住址去查访。谁知到了那里，已是门是人非了。问了两家邻舍，都说王中书那年回来，不久就死了，才终了七，他妻小便带了女儿到上海招女婿去了。仲蔼暗想：只我便是女婿，他又招甚么女婿？并且热丧里面，那里有招女婿之理？无奈问了几家，都如此说，只得怏怏回到上海，仍住在德昌字号里，终日寡欢。

号主归荃书问知情由道：“或者他们没有了男子，到上海投亲，也难说的，何妨登个告白访问呢？”仲蔼依言，登了个访寻王乐天中书眷属的告白，半个月，杳无信息。仲蔼更是不乐，

暗想：我数年来，守身如玉，满望今日成就了婚姻，谁知来迟了，我的表妹不知迁徙到哪里去了。归荃书见他终日闷损，不免设法代他解闷。一日，邀了几个朋友，同着仲蔼到妓馆里吃酒消遣。一时灯红酒绿，管弦嘈杂，大家猜拳行令起来。仲蔼仍是毫无情绪。忽然一个妓女丰姿绰约，长裙曳地而来，走到仲蔼右首一个朋友后面坐下。仲蔼定睛一看，不觉冷了半截身子，原来这人和王娟娟十分相像，不过略长了些。那妓女也不住的对仲蔼观看。仲蔼忽然想起小时候和娟娟一起顽笑，到定了亲时，大家背着人常说：“难道将来长大了，还是表兄表妹么？”这句话，是大家常说的。这个人如此相像，我终不信果然是他，待我把这句话提一提看是如何？想罢，等那妓女回脸看自己时，便说道：“难道还是表兄表妹么？”那妓女听了，顿时面红过耳，马上站起来，对那客人说道：“我还要转局去，你等一会来罢。”说罢拔脚便跑。仲蔼此时才如冷水浇背一般，顿时两眼昏黑，连人带椅子仰翻在地。众人吃了一大惊，只当他发痧，用痧药乱救了一阵。仲蔼道：“我偶然昏晕，并非发痧，这会好了。”归荃书也不知就里，忙把他送回号里去。仲蔼拿自己和哥哥比较，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较，觉得造物弄人，未免太甚！浮沉尘海，终无慰情之日。想到此处，万念皆灰，即定日运了父母兄长灵柩回广东安葬，把挣来万金，分散贫乏亲友，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西江月

精卫不填恨海，女娲未补情天。好姻缘是恶姻缘，

说甚牵来一线？底事无情公子，不逢薄幸婵娟。安排
颠倒遇颠连，到此真情乃见。